

# 鐘樓怪人

之牧袁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劉

編主境另孔

劇本總匯 | 藝壇盛事  
名作如林 | 美不勝收

# 劇本叢刊

孔另境  
主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    | 方  | 方   | 方   | 方   | 孔   | 孔   | 孔   | 孔   | 孔   | 石   | 石   | 石   | 石   | 朱   | 佐   | 吳  | 李  | 李  | 李   | 姚   | 姚 |
| 文顯   | 君逸 | 君逸  | 君逸  | 君逸  | 另境  | 另境  | 另境  | 另境  | 另境  | 華父  | 華父  | 華父  | 華父  | 端鈞  | 臨   | 仞之 | 健吾 | 健吾 | 健吾  | 克   | 克 |
| 夢裏京華 | 銀星 | 滿庭芳 | 離恨天 | 花弄影 | 李太白 | 沉箱記 | 春秋怨 | 鳳還巢 | 晚雀屏 | 雁來紅 | 圓謠記 | 上君子 | 賺吻記 | 信風記 | 相逢債 | 怨  | 宮  | 流  | 楚霸王 | 楚霸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克   | 胡導  | 周賄   | 周賄  | 周賄   | 洪謨   | 袁俊   | 袁牧   | 楊絳   | 楊絳    | 鄧昭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魏于潛 | 顧仲彝 | 顧仲彝 | 顧仲彝 | 顧仲彝 |
| 銀海滄桑 | 眼兒媚 | 綠窗紅淚 | 金絲雀 | 陽關三疊 | 富貴浮雲 | 鐘樓怪人 | 稱心如意 | 弄真成假 | 妻十字街頭 | 十字街頭 | 藍天 | 愛天 | 釵頭鳳 | 三金鳳 | 重見光明 | 新火 | 野火  | 野火  | 野火  | 野火  |     |

## 羅曼羅蘭戲劇叢刊

|      |        |      |      |        |     |     |
|------|--------|------|------|--------|-----|-----|
| ▲李柳麗 | ▲理智之勝利 | ▲哀爾帝 | ▲聖路易 | ▲愛與死之賭 | ▲羣狼 | ▲丹東 |
|------|--------|------|------|--------|-----|-----|

賀之才譯

## 俄國名劇叢刊

芳信譯

|     |      |       |      |      |     |       |      |
|-----|------|-------|------|------|-----|-------|------|
| 柴霍夫 | 斯基   | 托爾斯泰  | 安得烈夫 | 奧斯託洛 | 高爾基 | 卡泰耶夫  | 果戈里  |
| 櫻桃園 | 少校夫人 | 黑暗之勢力 | 大學教授 | 大雷雨  | 下層  | 新婚交響曲 | 欽差大臣 |

世界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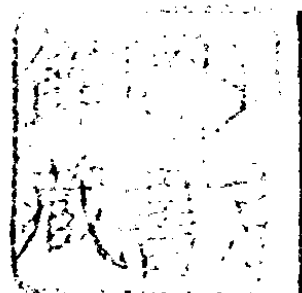
##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854.6  
192-91  
3

# 鐘樓怪人

六幕劇



A007331

本劇係法國雨果(Victor Hugo)之小說改編。  
故事發生在一四八二年法王路易十一時代。

# 第一幕



〔3〕

角色

老者  
舞女  
怪人  
小丑  
婦人  
樂師甲  
樂師乙  
樂師丙  
乞丐  
軍官  
副官  
副主教

醉鬼

胖夫

瘦妻

胖妻

瘦夫

游民一羣

### 佈景

當時巴黎一個最下等的所在：後面擋着髒而灰色的破牆，磚泥木料也都露了出來，雖然還保持着巴黎的古風，可是很顯出慘澹的感覺；左面的地上鋪着一塊破舊的波斯毯，接在毯的後面是一個髒得不堪的蓬帳；右面後方有一個五呎佔方的木籠，籠的四周遮着布，布的前面用不準確的輪廓，不調和的色彩畫了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直覺地看去，似乎像猩猩的成分還比像人多一點；有一根很粗的鐵鍊從籠子裏通出來，扣在籠邊的一張石槌上。

### 時間

時間是下午，不管是下午幾點鐘，反正是有閒者出來游玩的時候。

### 開幕時

幕在音樂中升起，作樂者是台上的一個江湖賣藝班，有三個樂師奏着樂器，一個領班的老者敲着鼓，一個中年婦人『沙拉拉』『沙拉拉』地打着板，雖不是一個完整的樂隊，却也熱鬧而引人。音樂的節拍急促而興奮，小丑和着這音樂的節拍，由開幕起就左右來回地打着虎跳，翻着斛斗，以引觀客來；開幕前已有十餘個游民在台上，幕啓後還是絡繹有上來，每當他翻到左面或右面台上的時候，總有一二個人跟着上。

（註：此段音樂需要特製，要輕快而興奮，有美感。又演丑角者如其不會打虎跳和翻斛斗，則可以到京戲班中找一個身材相仿的『閉口跳』教會他音樂的節奏，再預備兩身同樣的衣服，兩頂同樣的帽子，臉上也同樣地塗着小丑化裝，從開幕起就由他來代，等跳完需要開口的前，再用真的換上來。）

醉鬼

（當小丑翻到左面台口的時候，他跟着上）是什麼玩意兒？變把戲嗎？

胖夫

（當小丑翻到右面台口的時候，他跟着上，上了幾步，回頭罵）你怎麼走得這樣慢？（瘦妻跟着上。）

只小雞還比你走得快些呢！

胖妻

（當小丑再翻到左面的時候，她跟着上，瘦夫在她後面隨上，胖妻把瘦夫推在前面）你瞧瞧人家的男人總是走在女人的前面的，只有你，老像個笨驢似的。（夫前妻後，二人直向台右走去，小丑見他走遠了，又翻到胖妻身邊，胖妻回頭，瘦夫不覺一直走下了台）喲，變什麼把戲嗎？看看也好，噯。（回頭不見瘦夫，引領而叫）嘿！（瘦夫又奔回）笨東西，你是我的丈夫，還是我的兒子呀？

（註：從開幕至此第一支音樂始終未斷，動作對話最好能盡量符合一點音句，但也不必過分做作，只求不破壞音樂就得。）

（當胖妻講完最後一句話時，小丑翻回了台中，老者打了一下鑼，小丑與羅腔同時翻了一個大斛斗，第一支音樂就在此完；接着是第二支音樂開始，節拍較慢，又帶滑稽，小丑和着節拍玩起一套滑稽把戲，例如滑稽豎蜻蜓及滑稽斛斗之類，觀客有叫好的，有發笑的，有拍手的，也有叫『再來一個』的）

（其時突然聽見台左角的爭吵聲，第二支音樂就在這兒停，小丑也不再跳。爭吵的是醉鬼和樂師甲，為的是醉鬼偷喝了樂師甲的酒。）

樂師甲 （與醉鬼互搶着一個葫蘆）不要臉的東西，你偷我的酒喝！

醉鬼 （仍不放葫蘆）放你的屁！你說話清楚一點！老爺喝你的酒，會給還你錢，鬧什麼？

樂師甲 哼！給還我錢？要是不看見，這葫蘆裏的酒早給你偷光了！

醉鬼 （火來，高聲）你說什麼？

樂師甲 （也高聲）我說你偷我的酒！

（老者很焦急。）

醉鬼 （更高聲）你再凶？

樂師甲 （聲也更高）我罵你賊！

醉鬼 放你的屁（給樂師甲一個響亮的耳括子）

樂師甲（衝前）你打人！你打人！（另外二樂師及幾個游民過來拆勸，他們二人却扭做一團。）

（小丑聽見耳括子聲，由人羣中衝了出來。）

（註：當二人爭吵時觀客均趨前看熱鬧，早把小丑遮住了，就在那機會，翻斛斗的小丑可以偷偷地溜入後台，此刻衝出來的已是演戲的小丑了。）

小丑（大聲地）放下！

（二人隨即停止了扭打。）

老者（更急了，奔近了小丑，輕聲地）忍耐些，傻子！（小丑不去理他。）

醉鬼（回頭望小丑）嘿！我當是誰那麼大聲地喊着，原來是你，你是什麼東西？

小丑（同樣大聲地）放下！

老者 傻子（握住小丑的膀子）

醉鬼（還同樂師甲互握着葫蘆不放）你有種，你過來！

（小丑要衝過去，老者緊緊地拖住他，輕聲地連連喊着：『傻子，忍耐些！』但結果還是被小丑推在一邊，衝了過去。）

小丑（衝到了醉鬼身邊，二人互瞪着眼良久，結果還是小丑先把視線避開了，走近了樂師甲，用沉着含蓄的聲

調說)放下!

(樂師甲撒手放棄了葫蘆。)

醉鬼

(得意)哼!哈哈!哈哈!(觀者們也有跟着笑的)我還以為是什麼緊張的場面呢,原來還是一齣傻子演的滑稽戲,哈哈!對不起,老爺就喝你的酒了,可是你放心,老爺不會白喝你的,(丟幾個錢在地下)喏,這是買你的酒的,(再丟幾個錢)這是買你那個耳括子的,哈哈!哈哈!(得意,喝酒。)

(他笑時,也有游民和着他笑。)

胖夫

他媽的,吹了半天,敲了半天,叫我們來看吵架!真是天曉得,這種下流的地方真是少來的好。

胖妻

(他們倆分左右走,瘦夫,瘦妻跟着他們,可是弄錯了,瘦夫跟了胖夫,瘦妻跟了胖妻去了,馬上又換過來。)

游民一

沒有什麼好看的,走吧。

游民二

還是到教堂前面去看殺人吧。

游民三

今天又殺人嗎?

游民四

兩個呢!

衆游民

去,去,去看去。

老者

(見他們紛紛而散着,急,站上了高處喊)請各位慢一點(緊接他話後的有一句短的音樂,衆觀者又

站停了，接着老者每講完一句話，就有一句音樂。諸位要看神祕的跳舞嗎？（音樂）我們有一位像天仙一樣美的姑娘，（音樂）她有愛神Venus一樣的體格，（音樂）她有一對夜光珠那麼明亮的眼睛，（音樂）她有兩條象牙那麼潔白的玉腿，（音樂）她的跳舞像仙女飛在雲裏頭那樣的輕飄，（音樂）她的歌唱像山谷裏的回聲那樣宏亮，（音樂）

游民——夠了，夠了，快叫她出來！

老者——行，行。（音樂。接着一個很短休息）奏起樂來！

（老者說完，那個左面的蓬帳裏先伸出了一只白嫩的手，『沙拉拉』地一搖，音樂聲就隨之而起，是一支拍子很快的音樂，舞女從蓬帳裏跳了出來，在衆人叫好聲中站住，得了一個上場風，接着她跳起舞來，兩個手中『沙拉拉』『沙拉拉』地同時敲着，觀者都被她怔住了，寂靜無聲。）

（等舞女跳完伏在地下行禮的時候，觀者拍手叫好不絕。於是舞女慢慢地直起身來，另一支較慢的音樂又隨之而起，舞女開始唱歌。）

舞女——遠離了故鄉，

失散了爸娘。

楊花似地隨風飄蕩，  
浮萍似地到處流浪。

爲飢寒，露色相，  
獻舞，賣身。

誰都說——

我是個天真的姑娘，

拋給我莊榮，

爲我捧場，

祇道我快活得發狂；

又誰知——

又誰知我輕輕地啜泣，偷偷地流淚，  
在夜半人靜的牀上。

任人們嬉辱，

任人們暗傷，

孤零弱女，

只覺得身世的淒涼。

惡夢總會醒，

黑夜總會亮。

我的終身呀——

難道就一輩子地這樣，

這樣的暗澹，淒涼？

（註：舞女歌時，同時舞着，每唱完一段，音樂就較快，舞亦較快，等二段開始時，音樂又慢，歌舞亦慢。又最後一段唱完，需再繼續舞，像還有歌的樣子，讓乞丐上場才中止。）

乞丐

（奔着上場）快讓開！快讓開！馬來了！（衆讓開，音樂止，舞也止，聽見馬蹄聲近）他媽的，我還給他抽了一鞭呢！（馬蹄聲由跑而變爲慢慢地走了。）

婦人

（撫乞丐的臂）傷了嗎？

舞女

（見軍官來，獨自高興）白馬來了！

游民

呀，是 Phoebus 將軍！

軍官

（騎了一匹白馬上，羣衆中有向他行禮的，有叫他將軍的，他可並不理睬他，直向舞女那邊去）Esme-

ralda

舞女

(向軍官行禮)將軍!

軍官

我來遲了，(丟了一朵花給舞女)你的跳舞已經跳完了吧?

舞女

要是你高興，我可以再跳一套新的給你看看。

軍官

那又何苦呢?何苦再出一身大汗呢?況且我又不是專來看你跳舞的。

舞女

(不高興)唔，你是打這兒過路的。

軍官

不，我是特地來送你一樣東西的。

舞女

就是這朵花?

軍官

不。

舞女

那麼是什麼?

軍官

你過來。

舞女

不。

軍官

你過來。(把她拉到了馬頭邊，與她輕輕說話。)

婦人

(觀者們又將紛紛散，小丑和婦人拿了帽子和水瓢向衆討賞。)

請老爺太太們賞賜幾個。

小丑 請老爺太太們賞賜幾個。

醉鬼 只曉得要錢，沒有。

胖夫 跳舞怎麼不好好兒跳呢？跳了一下又停了！

胖妻 這種鬼玩意沒有什麼好看的，還是去看殺頭吧。

游民 一 對了，你不提，我倒忘了。

老者 （見衆人又將散而急，站上了石櫓）大家來看一個怪物呀，（音樂一句。衆人又注意老者，只有瘦夫一人還始終在左角呆望着舞女出神）是一個剛從地中海運來的怪物，（音樂）他有一口狗的牙，（音樂）他有一頭獅子的毛，（音樂）他的右眼上有一個胡桃，（音樂）他的背上種了一個很大的瓜……

胖夫 我們不要聽你這一套鬼話。

胖妻 快一點把怪物放出來。

老者 行，行，太太，但是要請太太站遠些。

胖妻 爲什麼要我站遠些？

老者 因爲你回頭會害怕的。

胖妻 我不會！

老者  
好吧，把怪物放出來。

胖妻  
（小丑去開木籠門，籠前已被觀者圍成了一道肉屏風，所以怪人出來的時候，台下的觀衆看不見。）  
喔！（突然，說不怕的胖妻第一個嚇得直嚷而往後退。）

（接着圍看的觀者也都在後退，於是台下的觀衆可以看見怪人了。他的樣子雖不像老者所形容的那般過火，但是也是十足的可怕：他的背高高地駝着，他的手臂長過了膝蓋，他的手掌非常大，手背上也長着毛，他的腿是灣的，底下是一雙大腳，他的頭髮披過了肩，並且亂得好像打了許多結，五岳朝天，右眼上蓋了一個巨大的贅瘤，一口牙齒更是差次歪曲得可怕，他的舌頭老向外伸，好像口渴的樣子，他的喉嚨裏時時在咯咯地作響。）

（觀者們見怪人那副可怕的样子在紛紛地議論騷擾，胖妻發現了她的瘦夫還在呆呆地望着舞女生氣地過去把他一把耳朵拉了過來。）

胖妻  
你倒想吃天鵝肉嗎？不到河裏去照一照你自己的臉，再不然你瞧瞧這個怪物，看可怕不可怕？

瘦夫  
（逼得點頭）怕！

胖妻  
像不像你？

瘦夫  
（搖頭）不！

胖妻 不？不像？你還說不像嗎？你再說，像不像？

瘦夫 (怕得馬上點頭) 像！

胖妻 你真是個怪物！

(怪人拿了一個瓢走近胖妻。)

老者 請太太賞幾個錢。

胖妻 (回頭看見怪物已站在自己的身旁，出於意料地嚇了一跳) 喔！滾開些！你要錢我給你，不要站近我，

走遠些。(說着拿錢向他頭上丟。)

(怪人發出一種可怕的慘叫。)

胖夫 瞧，真像個野獸！

醉鬼 像牛叫。

游民一 那兒是牛叫，像豬叫。

游民二 再教他叫，叫看。

(說着大家拿錢丟他，他發出更可怕的慘叫，於是在左面和軍官談着情話的舞女聽見了，她奔到了怪人身邊擋在他前面。)

舞女 請老爺太太們不要那樣地對他，他很可憐的。Quasimodo，不要難過，太陽快下山了，快休

息了，是我們玩的時候了，Quasimodo。（撫着怪人的頭，怪人像狗對他主人表示親熱一樣地表情。）

軍官 Esmeraldas，你過來。（舞女又走近軍官去。）

老者 老爺太太們看怪物玩一套把戲吧。Quasimodo，把那石槌舉起來。（怪人舉起石槌，觀者驚其力大。）

軍官（手裏拿一串項鍊）瞧見嗎？你喜歡嗎？

舞女 讓我看。（伸手欲拿，軍官又故意把手提高。）

（副主教從右面上。）

胖夫（向他深深地鞠躬）副主教。

衆（除了軍官和舞女二人尚未發見他來外，其餘人都向他行禮致敬）副主教。

（還有小丑雖然看見，但是假裝不知，也不行禮，也不招呼。）

（副主教也很正經地向他們還禮，於是羣衆中有人過來和他寒暄，表演的注意力又被分散了，怪人自動地把石槌放下來。）

老者 Quasimodo，再舉起來。

（怪人又舉，衆又回頭看。）

老者 轉起來！

（怪人轉起來，婦人和小丑又向觀者要錢，但是很少有給的。）

（副主教站在右角上並不看怪人耍把戲，却靜靜地觀察舞女和軍官。）

舞女

（其時已從軍官手裏拿到了項鍊）多美麗的項鍊！

軍官

美麗嗎？難道世上還有比我的小妖怪更美麗的東西嗎？

舞女

不要叫我這樣難聽的名字。

軍官

這也難聽嗎？你要真是個小妖怪夠多麼好？你可以一變變成這麼一點小，（用手裝個四吋長的樣子）你可以鑽在我的口袋裏，我可以偷偷地把你帶到皇宮裏去，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各種寶貴珍奇的東西，要是在皇帝高興的時候，你也不妨跳在他的鼻子上，用你的腳尖來跳舞，（像哄小孩子似地）不過你得留神哪，路易十一也是個大色鬼，你要是腳一滑掉在他的嘴裏，那就被他吞了下去……

副官

（從右面奔着上，對着軍官行禮）長官，刑台上等着你呢！

軍官

（還禮）知道了，你先去，我就來。（副官奔着下）再見了，Esméralda。（勒馬回頭，見副主教行禮）

老者

喔，副主教也來了，我有公事去，回頭見。（從右面下。）

Quasimodo轉得快！（怪人轉得快，小丑和婦人向衆討錢，給的更少。）

（馬蹄聲漸快而遠。）

舞女 白馬飛跑得多快呀！

副主教 (走近女) Esmeralda。

舞女 (這才發見副主教) 副主教。(行禮。)

副主教 我的孩子，你太不懂利害了，爲什麼你總不肯聽我的話，還要和那軍官接近呢？

舞女 他不會於我不利的，副主教，他是個體面的紳士。

副主教 是呀，就因爲他是個體面的紳士，所以你們所處的環境不同呀，我的孩子，你懂嗎？

舞女 不，副主教，要是他看不起我的話，他也會天天來看我嗎？

副主教 (見她沒有辦法，轉換語氣) 而且更不會送你項鍊了，是不是？哼，傻孩子。(看她的項鍊) 唔這項

鍊可真是美，上面還掛着一個十字架，多麼有意思！

舞女 (吻着項鍊上的十字架) 上帝待我好的，我要感謝上帝！副主教，我曾在聖母面前許過一個願，我說我要立願做一百件好事，現在我已經有了九十八件了，一百件只差兩件了，我要上帝在我完成的那天，給我一種新的喜悅，新的快樂，新的生活……

副主教 那就是你要結婚了，是不是？

舞女 不，不要取笑我，副主教，你告訴我，上帝會不會有那樣靈？

副主教 上帝是萬能的，懷疑上帝是一種最大的罪惡，我的孩子。

舞女 我相信上帝是萬能的，我並不懷疑上帝，願上帝寬恕我。

副主教 (趨近老者) 怎麼樣，老頭子，我昨天跟你說的話怎麼樣？

(怪人放了石槌，坐着休息，觀者拿他取樂。)

老者 你昨天……？

副主教 怎麼忘了嗎？

老者 忘是沒有忘，不過我還沒有十分懂。

怪人 喔。(觀者們嬉弄他，他慘叫。)

舞女 (奔近怪人) 請老爺太太們不要欺侮他。

副主教 (向老者) 我不是告訴了你嗎？我們教堂裏的大鐘，要三個人才能拉得動，要是 Quasimodo

去的話，他一個人就可以拉動了，因為他力氣大。

老者 你的意思，要 Quasimodo 去拉鐘？

副主教 自然，你要他賣錢我知道，但是我會給你錢，算是我從你那裏買得去，你懂嗎？

老者 我懂了，現在我完全懂了。等晚上讓我同他們商量一下吧，副主教。

副主教 早些給我回信呀。

老者 是，副主教。

副主教 願上帝祝福你，Esmeralda。

舞女 願你康健，副主教。（舞女行禮，副主教下。）

（這時聽見了遠處的鐘聲，那聲音很沉痛，衆人停止了動作。）

醉鬼 聽！教堂的鐘在敲了，殺人的時間到了。

胖夫 去看看。

某游民 到底是絞死誰？

游民 就是前幾天在城門口綁着的那兩個。

某游民 就那兩個窮賊嗎？

游民 就是。

某游民 去看看去。

游民 去，看殺人還比看這種人不像人，獸不像獸的東西好看些。

（衆人紛紛下，鐘聲依舊繼續着，留下的幾個都聽呆了，三個樂師站了起來，連怪人也站了起來，各人都深遠地出着神。空氣立時沉默了下來。）

婦人 （不能忍）喔，天，又是兩個無緣無故斷了他的腦袋了。（她的聲音有些抖。）

舞女 （悲楚地）喔，上帝！（兩個女的互抱着。）

## 小丑

(樂師們都低下了頭，怪人也顯示出非常的難受。)

(突然衝到老者前，一把前胸抓住了他，腦筋暴露着，用破竹似地聲音打破了這一剎那的沉默)都是你叫我們忍耐呀！忍耐呀！我們還要一輩子地忍耐嗎？

(老者無以對。)

(燈光跟着最後一下鐘聲的餘音漸漸地淡去，等鐘聲完全消失的時候，舞台也變成漆一般黑了。)

\*

\*

\*

\*

(當舞台燈光再漸漸轉明的時候，便成了第一幕的第二場，景物依然，不過時間是晚上了。)

(場中間的地上生着一簇火，那火並不是因天冷而生的，這不過是表示在晚上，那火是一盞燈，是窮人們的燈。)

(場上除那火所發出的紅光以外，就是空中照下月亮的藍光。)

(這一場的角色，除了副主教之外，都是些襤褸的人們。)

(怪人這時在石棧邊，用一把大斧在劈柴。)

(婦人盤坐在火旁，凝望着火焰在思索。)

(舞女立在她的旁邊，向反的方向呆望着月亮。)

(樂師乙靠在帳篷邊的牆上，彈他的 Gaitar，他皺緊了雙眉，似乎很被他的 Gaitar 感動似的。)

(一切很寂靜，Gaitar 的鳴聲帶着憂鬱，怪人『剝剝』的劈柴聲不期然地和 Gaitar 的音節符合着。)

(那兩個女的一坐一立像兩個石像似的毫無動靜。)

婦人

(還是望着火)二叔，你越彈越好了，引得我快要流淚了！

舞女

(還望着月亮，等樂師乙彈了一回之後，才輕聲地說) 月亮多靜呀！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喔，那雲飛得多快呀！像一匹雄壯的白馬。多像呀！四個腳？眼睛也有了！尾巴在動着，多像呀！那馬跑近月亮了！近了，近了，更近了！(吐了一口氣)哦，到了月亮的邊上了。呀，穿過了！為什麼不把那美麗的月亮姑娘帶在白馬上一同走呢？

婦人

(抬頭望着她) Esmeralda，不要再發傻了！

舞女

(彎下身來)喔，嫂子，你不愛月亮嗎？你看呀，月亮多麼美！

婦人

我，不要看月亮，月亮會使我心裏煩惱。倒是太陽升起的時候，它使我感着愉快。

舞女

我也愛太陽，因為那白馬的影子老照在太陽底下的。

婦人

別這麼發傻， Esmeralda，給傻子聽見，又該罵你了。

舞女

我不怕他。

婦人

你應該相信他的話，他的話是對的，有錢的人是常拿我們窮人開玩笑的。

舞女

嫂子，你明白愛情。

婦人

愛情？哼，愛情是葫蘆裏的酒，它可以使你興奮，也會使你沈醉；稍微嘗一嘗，也許會使你感到

甜，多喝了，你就會覺得苦；初喝的時候你會貪心地喝，喝夠了，你就會吐；新鮮的時候，可以聞到一陣香，日子久了就作酸了。

舞女

嫂子，你不要說這樣的話來嚇我，你的話把我的心給澆冷了，這叫我多麼難受！你要我這樣苦一輩子嗎？（靠到婦人的肩上）

婦人

不是的，不過你的希望不要太高了，傻子不也這樣對你說過嗎？傻子的話常常是很對的，你要相信他。

舞女

嫂子，不是什麼人都說我美麗嗎？

婦人

是的，到這場子上來的人，從沒有一個比得上你的。

舞女

『可惜她是一個窮孩子！』那些看客不都這樣地說嗎？

婦人

喔，你想拿你的美麗來交換幸福嗎？那不就是拿你的美麗出賣？傻孩子，美麗不是能長久的，

你要是靠你的美麗出賣，那末當你失去了美麗的時候，你就沒有價值了。

舞女

哦，嫂子……（很難受地靠在她肩上。）

（這時牆後傳來一片爭論聲，Gaiter便停止了。）

小丑

（在牆後）我反對！

老者

（在內）你老是什麼都反對的。

小丑 (在內) 你不應該答應他。

(兩個女人和怪人都注意聽。)

老者 (在內) 我沒有答應他，我只說讓我們商量一下看。

小丑 (在內) 有什麼商量的？老實不客氣地回絕了他。

老者 (在內) 你不要跟我吵，問問他自己就是了。(出來)

小丑 (跟着出來) 用不着問。

(乞丐和樂師甲內也跟着出。)

老者 (向着怪人) 喂！Quasimodo，我問你一件事，聖母院的副主教要你去打鐘去，你願意不願意去？

怪人 (未聽清，用粗魯的聲音問) 唔？

老者 聖母院，就是那邊那教堂，教堂裏有一個大鐘，他們現在用三個人拉很費事，因為你的力氣大，所以副主教要你去作這個差使……

小丑 什麼差使，分明是叫 Quasimodo 去作他的差狗去。

老者 (不理會小丑) 那裏可以給你吃，給你住，你願意不願意去？

怪人 我？

老者 是的，你願意不願意去？

怪人 (聽了高興得發抖，把兩個手握在胸前，望着月亮) 上——帝！

小丑 不要再上帝上帝！(做着傻樣子向天空望) 那兒是上帝呀？上帝在那兒呀？哼！傻瓜！

老者 (向怪人) 我想你是願意去的，我相信。

怪人 是——我——去！(他的發音木強而費力，似乎他的舌頭比人長些或厚些。)

小丑 (走近怪人) 他們是叫你去當狗的，你知道嗎？

怪人 喔！(向小丑連連搖頭，意思是說不會的。)

舞女 (看見怪人這樣子很憐憫他，過去扶住他的肩向小丑問) 你怎麼知道他去了會受苦的？

小丑 哼！那些有錢的人，吃飽了飯有什麼好事幹？光棍兒就成天忙得喝酒找女人，成家的不是男的作弄一下女的，就是女的作弄一下男的，來消磨他們的時間。哼！那副主教也不是個好東西，看他的長相就知道！

老者 (世故地) 你不要這樣胡說八道！你拿到他什麼作惡的證據？

小丑 你不用跟我講，你是想拿 Quasimodo 來換錢，是不是？

老者 不是這樣說，要是 Quasimodo 願意去，不要一個錢也可以。

小丑 哼！你有這樣的好心？你就不會把他裝在籠子裏叫他作野獸了。

老者 那因為 Esmeralda 一個人餓不飽我們這許多嘴。況且那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意思，無非

大家想叫他幫着 Esmeralda 多騙幾個錢。

小丑 錢又是錢？你的腦袋裏只有錢！你別成天到晚只想錢，有一天錢會失了它的效用，失了它的權威的。

（老者笑）

小丑 用不着笑！你不要以為我這傻子又在說傻話了。你看吧，總有一天會這樣。

婦人 （起身，走到小丑邊）為什麼你今天火會這麼大？

小丑 我聽見那死人的鐘聲，直到現在就沒有好過過。

老者 （諷刺地）哼！除非每個人的嘴都可以不要吃飯，那就可以不要錢用了。

小丑 吃飯？我們現在吃的是什麼？我們吃的是人家把 Quasimodo 當野獸一樣丟來的錢！我們吃的是 Esmeralda 的大腿（指樂師甲）是這個傢伙的耳括子！是我的磕頭！我們吃的是什麼？我們吃的是我們自己的眼淚！我早對你說過：我們不要再過這種不是人的生活了！要是早聽我的話，哼！……

樂師甲 （怕他和老者動武，拖開了他）好了！你今天火氣太大了。

乞丐 （也拖住他）好了，我們裏邊歇一會兒去吧！

(乞丐挾着小丑進破牆。)

老者 這傢伙不知怎麼一回事？

婦人 你也累了，坐一會兒吧。

(老者，婦人，樂師甲乙丙都在火邊坐下。)

舞女 (撫摸着怪人的肩頭) Quasimodo，你真願意上鐘樓打鐘嗎？(怪人點頭) 唉，可憐的人兒，你

也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太苦了，是不是？(這話觸動了怪人的傷心，他痛楚地低下頭去) 哦，不要傷心，Quasimodo！我們會讓你去的。去吧！那是你不容易有的一個機會。

怪人 (點頭，抬頭望月亮) 上——帝！

舞女 是的，是上帝賜你的，是上帝叫你去爲他打鐘的。但是，我們在一起過慣了，你總離開我們嗎？

怪人 (這話呆住了他，他慢慢地轉過身來，用他的獨眼向舞女望，眼內含滿眼淚) ……

舞女 哦，你又淌下眼淚了！快不要哭！(爲他揩眼淚) 可憐的 Quasimodo，有機會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常常在一起的，你還是爬到樹上去採無花果，我把它們剝了我們大家吃，好不好？

怪人 (苦笑，點點頭) 你(指一下舞女) 上——帝！(又指一下天，接着用雙手按住了自己的心，好像很被舞女所感動。)

舞女 可憐的朋友，你太可憐了！你的舌頭連說話也感着困難。你是說，只有我和上帝是待你好的

是不是？(怪人連連地點頭) Quasimodo, 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來待你好！

怪人

(呆望着舞女，眼淚直淌下來，用急促的聲音「喔」了幾聲，便哭出來了，伏到舞女的腳邊，抱着她的腿。)

舞女

哦，Quasimodo，不要太傷心了，可憐的你！聽見人家對你說幾句好話，你就會哭得這樣。

(抬頭) 哦，上帝！我要盡我的力量來安慰這可憐的 Quasimodo。(用手撫摸他的頭髮) Quasimodo，不要再傷心了！讓我來唱一個歌給你聽，好不好？

(怪人抬起頭來，點點頭。)

舞女

二叔，請你彈一遍你那最得意的調子。

(樂師乙彈起 Guitar 來，於是舞女接着唱起她自己所編的歌，調子是悲痛的，她的歌聲也很淒婉。)

舞女

(唱)

上帝呀！

同是你創造的人，

爲什麼要有不同的區分？

有錢就可以稱他們的心，

窮人就一輩子地受欺凌！

莫非，莫非我們都有罪在身？

上帝呀！

我要把我的罪身洗一洗淨！

我要把立願的一百件好事完成！

到我完成的那一天哪，上帝！

你要讓我吐一口氣，

揚一揚我的眉心。

婦人 不壞！Esmeralda 這是一個好歌。

小丑（從破牆後出來）「好歌！一輩子上帝上帝有什麼用？你做了那麼多的好事，上帝可曾給過你

一塊麵包？」（說完又進破牆，老者世故地笑。）

樂師丙（向女）Esmeralda，我也覺得你的歌好是好，不過還得修改一下，最好把第一句『上帝

呀』不要它，（向破牆）對不對？傻子？（小丑不答）來，你彈起琴來！我來唱唱看。

（樂師乙彈，樂師丙唱。）

同是你所創造的人，

為什麼要有不同……

樂師乙（停住了琴，打斷了他的唱）不通，不通，既然第一句『上帝呀』不要，那裏還用得着『你所

創造的人！』

（老者笑。）

樂師丙 對這也得改了它（想）喔，有了！你彈起來。

（樂師乙彈，他隨着唱。）

樂師丙（唱）

同是嘴鼻耳朵和眼睛，

爲什麼要有不同的區分？

（老者，婦人，舞女，樂師乙都聽了笑，他自己也得意地笑，再接唱。）

有錢就什麼都可以稱他們的心，

窮人就一輩子的受欺凌！

莫非，莫非這世界不屬於我們？

上帝呀！

樂師乙（停了琴，又打斷他）喂，不要上帝，爲什麼又上帝了？

（老者笑。）

樂師丙 啊，我忘了！這句有了！彈！

(琴復彈)

要不然，

要不然就太不公平，

來吧，朋友！

讓我們——

努力前進，

走向光明！

樂師乙 (拍着樂師丙的肩) 好！

衆人 改得好！

小丑 (拿着一張紙出來) 好在哪裏？哼！你們這三位藝術家呀！算了吧！(指樂師甲) 這一個，成天到晚醉生夢死，不用去說他。(指樂師乙) 這一個吧，他自以爲比他(指樂師甲)上進了，可是他除了皺緊眉頭彈彈悲調，嘆嘆窮氣，發發牢騷以外，就再沒有別的事了。你看他的眉毛，要是再皺下去，兩條就會變成一條了。至於你，(指樂師丙) 呵呵，你是了不得的！你老是望着天空，想要改造世界，呵呵，真了不得！可是我要請問你：怎麼樣去努力前進？怎麼樣走向光明？(樂師丙無以對，小丑望着天空，學他的語調) 是不是！

望着天空努力前進？

望着天空走向光明？

要是那樣，那麼底下你還得加一句，「天空，天天還是那麼一片青。」

（老者又笑。）

小丑

（拍拍手上的紙）聽聽我的歌吧！費心彈起來！可不要那個皺眉頭的調兒！用我的調兒。（把紙給樂師乙，他看着紙彈起來，先彈過門，音調是激昂而慷慨的，大家聽了都不由得直起腰，露出興奮的表情，然後小丑和着唱。）

我們有火一般熱的血——

不像你們那麼冰似的凍！

我們有鐵一般堅的力——

不像你們那麼不中用！

哪一天，

讓我們來比一比，

看誰的拳頭兇？

（老者又笑。）

小丑 (很不高興) 喂，你是不是有毛病？這有什麼可笑的？奇怪！

(副主教上。)

副主教 (對小丑，嚴正地) 你在唱什麼歌？

小丑 (被他突如其來，倒呆了一下) 我嗎？我在唱：『上帝呀！上帝呀！』(說完自己笑，鄙視的笑。)

副主教 你得留神一點兒！

小丑 (裝着傻樣子) 我有上帝保護，用不着留神。

副主教 哼！(轉身向老者，老者早已恭恭敬敬地立着) 白天跟你說的事怎麼樣？

老者 行，行，副主教問過他自己了，他也願意去的。(向怪人) Quasimodo，過來！見見副主教。

(怪人走近副主教，向他行禮。)

副主教 你願意去替我打鐘嗎？

怪人 我——願！(誠懇地點着頭)

副主教 那末你現在就跟我去。(把一個錢包丟給老者。)

小丑 不行！(向老者) 你沒有權利拿 Quasimodo 來賣錢！

(老者很乖巧地不說話，只望着副主教。)

副主教 這不是拿他賣錢，是他自己願意去的。

小丑 (向怪人) 你是願意去嗎?

怪人 (點頭) 願——願!

小丑 傻瓜,我剛才的話你沒有聽見嗎?我向來騙過你沒有?我叫你上過當沒有?你忘了我是始終在保護你的嗎?

怪人 (倔強地) 喔喔!我不我——不!

小丑 在這兒,我們什麼人都可憐你,都同情你,都待你不壞,大家在一塊兒過下去不好嗎?

怪人 喔喔!喔喔!不! (突然轉身走到木箱邊,使勁地搖着木箱,一手把它推翻了,撕下了那畫着他像的布,又奔到小丑面前,指指那畫,指指自己的胸,用力把它撕碎了,圍成一捲,抱在懷裏哭起來,兩個女的和樂師們看着他那樣子都替他難過) 我? (忽然抬頭向小丑,很重地按着自己的心,竭盡他的力大聲怒吼) 我!我!我——人!我——是——人!

(破牆後的乞丐也奔了出來。)

小丑 (看他那瘋狂的樣子感動了,很痛楚地低下頭去,流下淚,拍拍怪人的肩,用很低的聲音) 我是爲你好。但是,既然你想去,你就去吧!

怪人 (聽見小丑允許他去,看着小丑那誠懇悲痛的樣子,他懊悔了他方才的粗暴,蹲下去,抱住小丑的腿痛哭起來。)

小丑 (摸着他的背) Quasimodo! 好朋友! 不要難過! 我不會生氣的, 我是明白你的, 你是人類中最低下的, 你是世界上最苦的人, 你苦得連叫苦都沒有方法叫的! 但是你應該相信我們都和你一樣地苦, 在我們中間是不會再給你苦吃的, 要是你離開我們……好吧, 不用說了! 你想去試試, 你就去試試吧! 去吧!

副主教 Quasimodo, 走! (怪人起身) 晚安, Esmeralda!

(舞女行禮, 副主教下。)

怪人 (望着各人, 不忍離別的樣子, 衆人也靜靜地望着他, 都很難過。最後他低着頭向副主教下去的路走, 但還不會下去。)

婦人 (望着他後影, 輕輕地) 可憐的!

舞女 (輕輕地) 可憐的 Quasimodo!

怪人 (聽見舞女的聲音, 抬頭望她, 走近去, 跪在她面前, 低下頭。)

舞女 (摸着他的頭髮) 去吧, 不要難過, Quasimodo, 不要失了你的機會! (怪人抬起頭來點頭) 你又淌眼淚了! 不要哭, 可憐的 Quasimodo, 你應當快樂呀! 因為你有了差使作了! (用裙邊爲他拭淚, 怪人就在這一角裙上吻着, 舞女把這一角撕下了給他) 你帶了我這塊裙子角去作個紀念吧! (他用雙手捧着, 按到自己心邊, 似乎很安慰似的, 漸漸起來, 吻着這一角裙邊下去了。)

(衆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背影上，他走遠了，衆人還是像石像般呆着。)

——幕——

# 第二幕



角色

怪人

舞女

副主教

副官

衛兵甲

衛兵乙

衛兵丙

衛兵丁

佈景

在舞台的中間，約離台口六七呎的地方，佈一道牆，直通到台的左右方。那牆的高度到距離上面的台口五六呎。在這頂上中間部份是一個鐘樓，實在不過是鐘樓的下半部。因為鐘還看不見，鐘還在上面。僅有一根很粗的繩子在這鐘樓中間懸着。

舞台前面一點沒有光，所以這牆上有些什麼一點也看不出。燈光是從牆後打來的，也很微弱；因此這牆和鐘樓也僅能顯出一個黑的輪廓，好像一張剪影。

頂上是一片深藍的天，有幾點星光。

### 開幕時

一切都靜寂，好像在睡眠中。這台上所有的輪廓都是直線，除了懸在鐘樓中間的那根粗繩，現在，那根粗繩也靜靜地垂着。

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遠遠狗吠的回聲，增添了全部空氣的寂寞，陰慘。過一會兒，遠處有鷄鳴聲，燈光漸漸轉亮一點。

再過一會兒，鐘樓頂上有鳥雀叫，燈光又稍轉亮。

接着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

副主教（不見人，只聽到他的聲音）蠢貨，走呀！上去呀！呆着作什麼？

（怪人的頭先在鐘樓中出現，然後是他的肩，他的身子，等他全身都站到了鐘樓的時候，副主教的頭也出現了，最後副主教的全身站在鐘樓上。）

（這時燈光雖較開幕時稍亮，但兩人的面部依然看不出，僅像兩個剪影。）

副主教 昨天晚上你又到哪裏去的？又回到你的猴子籠裏去過了？是不是賤東西！你既然這樣喜歡回去，那你還是被關到籠子裏去好了。你簡直只配作個畜生！

怪人（黑暗中可以看出他的頭漸漸地低下去）……

副主教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樣子！拿你這付怪樣也想去同 Esmeralda 親近嗎？別發傻！你如果變一條狗，她也許會抱你親一下，可是你這付樣子，連狗都不如！

怪人（發出一種低低叫苦的聲音）喔……

副主教 停住！不要發出這樣難聽的聲音！狗叫還比你這聲音好聽得多呢。

怪人（用手拭淚）

副主教 不許哭！什麼事傷了你的心了？哼！你這種東西也會有心嗎？告訴你：天快要亮了！拉起鐘來，那邊刑台上已經有人等着了。聽見嗎？

怪人（沒有表示）

副主教 怎麼，我的話你究竟聽見沒有？（怪人又沒有表示）簡直是個畜生！連聽見同沒有聽見都回答不出。（走下，中途又停住，回頭）拉起鐘來！飯桶！（下）

怪人（看見副主教下去，慢慢抬頭）上——帝！（很痛苦叫了這樣一聲，接着從懷中摸出那塊裙邊來吻着）

副主教（在下面喊）拉起鐘來，笨驢！刑台上的人已經等着了。

怪人 (跳到牆邊上向下望)

(怪人像猴子似的，在牆邊走到左，又走到右。)

副主教 笨驢！跑到那邊上去幹什麼過來！

(怪人又回到鐘樓中。)

副主教 叫你拉鐘，你怎麼不拉呀？刑台上的人等着要用刑了，你明白不明白？你為什麼不拉？

怪人 (倔強地搖頭)

副主教 (出其不意) 什麼？

怪人 (還是搖頭) 不！

副主教 (怒) 什麼？(拉起鐘繩的尾端向怪人背後抽去)

怪人 (叫痛) 喔……！

副主教 (厲聲問) 你拉不拉？

怪人 (還是倔強地搖頭) 不！(副主教使用繩更重地抽了他一下，他衝向前。)

副主教 (退了一步) 你敢碰我，我馬上叫他們(指牆下)把你拖到刑台上，要你死！

怪人 (低頭回過身)

副主教 畜生，你竟敢反抗我？(又一鞭)畜生！

怪人 (叫痛) 喔(搖頭) 不他——們(指牆下) 我——(捶捶自己的心) 朋——友!

副主教 什麼? 他們是你的朋友? (又一鞭) 你這野獸, 也有朋友嗎? 你的朋友就是這些殺坏強盜! 你

拉不拉? (又一鞭) 你不拉, 好! (接着他拚命地抽, 怪人叫着痛, 喊着『不』, 在鐘樓中到處地躲, 但因為地

方小, 每鞭都沒有落空) 你上不上去? 你上不上去? (最後一鞭特別重, 怪人大叫一聲, 跳到鐘繩的半

中間, 接着他便像稱錘一樣地落到地上, 鐘聲便隨之而作。)

(於是副主教再重重地抽他, 怪人再跳上去, 再捶下來, 這樣地繼續着, 鐘聲便連着響了。)

(這鐘聲因遠近的關係, 比第一幕中的聲大, 因此也顯得更震人心魂, 更沉痛。)

(舞台的燈光隨着最後一下鐘聲的餘音漸漸暗去。)

\*

\*

\*

(當舞台的燈光再亮時, 變了第二幕的第二景。)

(佈景不換, 僅用光的轉變, 將全個舞台面換了樣。)

(第一場中用後面打來的燈光都熄去, 於是鐘樓後牆的邊緣都看不見了。)

(這景的光是從一個石刻的聖母像前的神燈而來的。聖母像是嵌在牆的中間。)

(光很陰暗, 但從光裏可以看清聖母像, 牆的石縫, 街旁的小樹。)

(一切都和第一景開幕時一樣地靜寂, 僅狗吠的聲音較第一景更響, 似乎距離較近, 漸漸, 狗吠聲更近了,

似乎就要上來的樣子，接着便上來一個影子。

怪人

（從左邊上，望着後面，像怕狗咬的樣子。）

副主教

（隨着上，向着身後）去你的！（在樹下拾起一塊石頭丟去，狗帶痛地吠着奔去，漸漸不聽見了。）

怪人

（見聖母像祈禱）

副主教

你看，連狗都見着你討厭！哼！你也祈禱嗎？你這一輩子就別想上帝降什麼福給你。過來！我叫你出來不是叫你祈禱的。過來呀！

怪人

（走近副主教）

副主教

我要你替我作一件事，你弄得清楚嗎？

怪人

（點頭）

副主教

你要是不照着我的話作，我就要打死你！

怪人

（發出一聲可怕的聲音）哦！

副主教

你替我躲在那邊的牆角上，回頭一個女人要打這條街上走過，當她走過的時候，你就用這塊布（將手裏的布丟給他）悶住她的頭，抱回院裏去。不准讓她叫出來，更不准讓什麼人看

見，聽見嗎？

怪人

女——人？

副主教 是的，是一個女人？

怪人 指？

副主教 是的。但是不許你告訴那一個人，要是有人知道了這件事，我就殺了你！

怪人 喔！

副主教 不許怪叫！

怪人 我——不！

副主教 什麼？

怪人 (倔強地) 我——不！

副主教 你不聽我的話？

怪人 不！(指指天) 上——帝！(指指心) 我——不！

副主教 笨驢！你以為你作了上帝，就不能饒恕你嗎？你要知道：你不過是一個畜生，上帝不會同畜

生計較的。

怪人 (痛楚地低下頭) 不！(又抬頭指指心) 我不！

副主教 好！你不！(從樹上折下一根樹枝，向怪人背上打擊。)

怪人 (叫痛) 喔！

副主教 還不嗎？

怪人 (更倔強) 不！

副主教 不(更重地打)不(打)還不嗎？(加緊打，怪人叫着痛楚下地去)噓，輕些！(怪人不敢作聲)聽來了！

(自右面來了一個女人，吹着口哨，那口哨的調子即序幕第二場中舞女所唱『上帝呀』一曲)

副主教 快躲起來！你要不照我的話做，我馬上要你的命！

(副主教拖着怪人躲到右面牆角去)

舞女 (從中間一條小巷上，見聖母像，停止吹哨，跪在像前祈禱，輕輕地說) 聖母，求你降福給我！我今天在河邊走過，看見一個小孩子掉在水裏快淹死了，他哭着，我就跳下水去把他救了起來。這是我作的第九十九件的好事了。你要代我記住呀，聖母！哦，九十九件了，一百件只少一件了！(站起來) 晚安，聖母！我回去睡覺了，你要賜給我一個好夢呀！一個美麗的夢，在夢裏要有一匹白馬！白馬！白馬！……(她輕輕地念着往左邊走去)

副主教 (從她背後搶上來，忙將一塊布悶住舞女的頭) 快過來畜生！

舞女 啊！(叫了一聲，嚇得昏倒了)

(接着右面有幾匹馬跑來的蹄聲，副主教同右面一望，便忙由左面溜下)

(馬在裏面停住，副官和四個衛兵上，副官走近台中，兩個衛兵捉住了怪人)

副官 我早知道狗叫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了。(向衛兵丁)把這個女人扶起來！(衛兵丁扶起舞女，副官

拉去她臉上的布，她閉着眼睛還沒有醒來。)

怪人 (看見那女人就是舞女，驚惶地)啊！Esmeralda！

副官 抓住這個怪東西！

(衛兵乙丙便上去，想把怪人拉走，但因怪人的力大，他們敵不過他。衛兵甲便衝上去，也不行。副官便代衛兵丁扶起舞女，命令衛兵丁也上去。)

副官 都上去！連這麼一個怪東西都拿不住，你們這些蠢東西！

(在四個衛兵集攏來拿怪人的時候，怪人把身子一擺，怪吼一聲，四人不由分四角退開。)

副官 (急喊)拔出刀來！

(衛兵們同時拔出刀來，這才把怪人嚇住了。)

副官 (笑)哈哈！

——幕——



第三幕



角色

怪人

舞女

小丑

婦人

樂師甲

樂師乙

樂師丙

乞丐

老者

窮漢甲

窮漢乙

窮漢丙

窮漢丁

軍官

副官

副主教

衛兵甲

衛兵乙

衛兵丙

衛兵丁

醉鬼

胖夫

瘦妻

胖妻

瘦夫

游民若干人

佈景

台後偏左一點是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的正門，有着石階。台右的前部是刑台，台有一人高，用石塊砌成的梯階在左面，上頭有絞人的木架。台左有一株大樹，樹旁有塊石碑嵌在牆裏，石碑上刻着一個獅子的頭；在獅子的嘴裏有水流下，流到下面一個小池裏。

### 開幕時

怪人被綁在刑台上，衛兵甲乙各執皮鞭立在怪人左右；衛兵丙丁分靠在兩根木架上；副官立在刑台石梯的中段，副主教在聖母院石階的最上級，靠着牆用冷眼觀看着；軍官騎着白馬在大樹下躲太陽；其餘除了小丑和舞女以外，都在場上看者。

下面把不同情怪人的看客，稱為第一羣；把樂師，婦人，乞丐，老者，窮漢等稱為第二羣。雖然他們是混亂地。

胖妻 (指着怪人罵) 打死這個怪物！

游民一 打死他，這怪樣子一定不是好東西！

胖夫 對了，那天我們家裏不見了東西，一定就是他偷的！

游民二 這一定是一個妖怪，不除了他，一定會發生大禍的。

怪人 噉！ (向他們吐了吐舌頭，發出一聲怪叫)

醉鬼 (大笑) 哈哈，瞧這什麼樣子，簡單不像個人嗎！

第一羣 妖怪！

婦人（心裏非常難過，走近老者問）可憐！Quasimodo 究竟犯了什麼罪，要受這樣的刑罰？

老者（搖頭）我也不知道。

窮漢甲 昨天晚上我就看見他被他們綁了去。

樂師乙 在什麼地方？

窮漢甲（指左面）就是那條最暗的街上，我看見這四個兵騎着馬，用繩子拴住他，鞭打着他的背，叫他在馬前走。

乞丐 昨晚我回去的時候，在那聖母像前看見 Esmeralda 昏過去了。那傢伙（指副官）正扶着她沒有辦法，我就把 Esmeralda 送了回去。昨晚一定在那兒出了什麼事了？

老者 Esmeralda 總應該知道的。

婦人 可憐她已經嚇壞了，昏昏沈沈地說了一夜的夢話。

樂師丙 傻子呢？

老者 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

樂師丙 我去把傻子找來。（下）

醉鬼 瞧這鬼東西，上了刑台都一點也不怕，也不憂愁，也許他看見有這麼多人看着他，他還高興

哪。

胖妻 這種東西他會懂什麼！他們說他還是個人，我簡直有點不大相信。

瘦夫（點頭）不錯！這不過是一個畜生，可惜我沒有研究過動物學，不知道他是屬於那一類的。

胖妻 你回去快查查書吧，我希望他不是同你一類。

怪人（望着這些人，作出一個厭惡他們的樣子）

第一羣 回過頭去！我們不要看你那怪樣子。妖怪！畜生！打死他！

（軍官向副官作個手勢，副官又向衛兵們作個手勢，兩個拿鞭子的衛兵便一人一下向怪人抽打。）

怪人 喔！喔！（連聲叫痛）

（每一鞭下去，怪人叫一聲痛，第一羣人就起一陣笑，第二羣人便像也受着鞭子擊打一樣，跟着叫痛的聲音表現着同樣地痛苦。）

婦人（落下淚來）喔！天可憐的！（跑到白馬邊跪下，向軍官求）長官，您可憐可憐他吧！饒了他吧！

軍官（好像沒有聽見，依舊抬了頭，玩着樹葉子）

婦人 長官，你作作好事，放了他吧！他太可憐了！（親着軍官的靴）

軍官（傲慢地俯視婦人）你爲他求情嗎？

婦人（點頭）是的。他是一個好人呀！請您可憐他吧！

軍官 抬起頭來！(用馬鞭的柄去撥她的臉，看着她的臉，笑) 哼哼！你到那邊水池裏去照照你的臉吧！

哼哼！你老子！(用腳在她下巴上碰幾下)

婦人 (忍着憤怒站起)

怪人 喔冤——枉！

婦人 天！這，這太慘了！(抱着頭向右面衝下)

胖妻 怪物！他還說冤枉哪。

胖夫 這妖怪也說冤枉？那冤枉可就太多了。

第一羣 打死他！

(兩個衛兵還是不停的抽打，怪人的叫聲愈來愈慘，第二羣的人都皺緊眉頭，含着淚，低下頭去。)

(小丑由左面奔上，樂師們跟在他後面。)

小丑 (驚惶焦急地叫) 這是怎麼一回事？(奔向刑台) Quasimodo！

怪人 (聽見小丑喚他名字，回過頭來，作着求救的樣子) 喔！(鞭子又重重地打下去，他又叫着痛，第一羣人還是跟着笑。)

(小丑想衝上刑台，副官作勢以右手搭上左腰間的劍柄，小丑不得已退後，副官得意地微笑，第一羣人也向小丑笑，小丑氣忿地奔到軍官的馬邊。)

小丑 (問軍官) 他犯了什麼罪?

軍官 (向小丑看了一眼, 依舊抬頭玩他的樹枝。)

小丑 (大聲) 他犯了什麼罪?

軍官 (還是裝着沒有聽見)

小丑 (拍着軍官的小腿) 喂, 我問你, 他究竟犯了什麼罪?

軍官 (怒, 回頭瞪視着小丑, 用左手勒着右手的馬鞭, 要打小丑。)

老者 (趕快過來把小丑拖開) 傻瓜! 何必吃眼前虧呢?

小丑 (向老者) 滾你的蛋! 你就一輩子說這種不中聽的話, 你這沒出息的老頭子! 你看着他這樣, 你心裏好過嗎? 你忍心看着他們把他活活地弄死嗎? 你爲什麼不替他想想辦法? 你忘了是你, 就是你把他出賣了的! 你這沒有心肝的老東西!

怪人 (叫痛) 喔!

小丑 (一把將老者前胸抓住) 聽見沒有? 他在叫痛!

怪人 (又叫) 喔!

小丑 (瘋狂地) 你聽見沒有? 你聽見沒有?

怪人 (又連聲叫痛)

小丑 (推開老者奔到副官前) 他犯了什麼罪, 要這樣地打他?  
副官 (微笑) 他嗎? 他搶女人! 哈哈——哈 (笑)

(第一羣跟着笑。)

醉鬼 (笑) 哈——哈! 他也搶女人呢! 這樣一個東西還搶女人呢! (向第一羣人笑)

(第一羣跟着笑。)

小丑 (怒視着笑的人) 笑什麼!

游民一 (從人羣中擠到小丑面前, 很兇地) 你憑什麼能禁止我們的笑?

小丑 (痛憤地) 沒有什麼好笑的!

游民一 我偏要笑!

瘦夫 (向游民一) 他是個傻子, 跟他講什麼!

(怪人又大聲叫痛。)

游民一 (向小丑耳邊上, 大聲地假笑) 哈哈! 哈哈!

怪人 喔! (又叫痛)

游民一 (又假笑) 哈哈! 哈哈!

(第一羣被游民引得真笑了。)

游民一 (得意地回到人羣中，笑着) 真是個傻子！

小丑 (向怪人) Quasimodo，你真指過女人嗎？

怪人 (悲痛地搖頭) 不！

小丑 沒有嗎？

怪人 (落下淚來) 冤——枉！

小丑 冤枉(怒視副官)

副官 (向怪人微笑) 哼，冤枉(對衛兵)重一點抽他，看他還說冤枉不冤枉？

(衛兵聽命加重打。)

怪人 喔——(大聲叫痛) 上——帝不——是——我！

小丑 不是你，是不是別人指使你作的？

副官 (向怪人笑) 哼，還抵賴(板起臉，大聲) 打！

(衛兵打)

怪人 (叫痛) 喔！

小丑 (焦急地喊) 是誰叫你作的？快說出來！

(怪人痛昏了，一時應不出聲。)

(副主教走下聖母院的石階。)

(第二羣人看見他走近，讓開了一點，第一羣人向他行禮。)

胖妻 副主教，您好呀！

小丑 (聽見叫副主教，回過頭來，怒視着他。)

(副主教走上刑台，副官向他恭敬地行禮，讓路；衛兵甲乙將鞭子遞給衛兵丙丁，搖搖膀子，表示他們打怪人把他們打累了，衛兵丙丁便走近前來換班。)

副主教 (走到怪人邊上，拍着他的頭) 可憐的 Quasimodo！你受傷了吧？

胖夫 (大喊) 副主教，你不要發慈悲，這個妖怪不除了他，會害人的！

第一羣 對了！打死他！

副主教 (向衆人舉手) 你們不要嚷，你們應當看在上帝的面上可憐他！(向怪人) 但是，你也不能撒謊，你不能把自己身上的罪過推到別人身上，你應當懺悔你自身的罪孽，只有懺悔可以使上帝寬恕你。可憐的孩子！低下你的頭，閉上你的眼，我代你懺悔吧！

(怪人真地閉上眼，低下頭去。)

胖妻 副主教太慈悲了，代這樣一個東西祈禱，不怕侮辱上帝嗎？

副主教 (一手摸着怪人的頭，抬頭向天空，閉眼祈禱) 上帝！這可憐的孩子已經懺悔了，求你降福給他！

吧！恕免他的罪吧！

小丑 (向怪人) 傻瓜，你閉着眼幹嗎？他是專借上帝的名義來欺騙人的，他把人當作牛一樣地笨。

游民一 (又衝出來向小丑) 你不信上帝嗎？你是個邪教徒！

副主教 (向游民一) 不要鬧起來！不信上帝的人，馬上就要得到上帝的懲罰的。

小丑 (向怪人) Quasimodo，不要怕什麼上帝，你把你的冤枉說出來。你說是誰叫你犯的罪？

副主教 不要逼他說謊吧！不要再逼他犯罪了！看上帝面上！可憐他，饒了他吧。(對副官) 你能不能可憐他，把他釋放？

副官 副主教對不起！這很難辦到，因為他已經被判定鞭笞三百下。

副主教 (作出可憐怪人的樣子) 三百下？可憐的孩子！

胖妻 副主教太慈悲了！

瘦夫 副主教太慈悲了！

副官 (向衛兵) 打！

怪人 (叫痛) 喔！

小丑 傻瓜！快說！快說是誰叫你犯的罪？

怪人 不——是——我！

小丑 那麼是誰？

怪人 是——(叫痛)喔!

副主教 (急說) Quasimodo, 你不可撒謊! 你要相信上帝! 如果你再犯一次罪, 你被打死了以後, 就不能親近上帝了!

小丑 你說說說出來你就可以被釋放了! 說呀!

怪人 (目視副主教) 他——

小丑 (指副主教) 他?

怪人 (大聲) 是!

(立刻, 所有的人都呆了, 面面相視, 靜悄悄地, 一點聲音都沒有。)

副主教 (突然地裝着大聲地笑) 哈哈哈哈哈!

第一羣 (跟着笑) 哈哈哈哈哈! 他昏了!

副主教 是的, 他昏了! 請你們饒恕他, 不要因此責備他, 因為他的知覺早已經昏亂了, 看上帝的面上原諒他吧!

副官 (對衛兵) 重些打! (衛兵打) 這傻瓜!

第一羣 打死他!

(第二羣人都默然無言, 有的悲痛地望着怪人, 有的低頭掩面, 有的憤怒地瞪視着副主教及副官。他們對

怪人的同情，悲憤，都更強烈地表現在面上。

怪人 (連聲叫痛) 喔——喔！

(副主教走下刑台。)

小丑 (擋住他) 慢！這是法律嗎？

副主教 你是什麼人？(向副官) 把這人抓起來！(走開)

(副官走下刑台向小丑。)

老者 (向副官懇求) 長官，別去理會他，他是個傻子！

副官 (向小丑胸前抽了一鞭) 站開些！

(老者忙把小丑拉開，第一羣人又笑，副官走回刑台。)

怪人 (力竭聲嘶) 水！水！水！

樂師甲 (拿着他的葫蘆想送上去給他喝，在半梯上被副官一脚踢下。)

舞女 (忙忙從右面上，婦人跟在後面，她倆自人羣擠到刑台邊) 喔！*Quasi modo*！(回過頭來看見軍官便

奔過去) 求你可憐他吧！為什麼要這樣地打他？求求你，放了他吧！

軍官 (含笑正要對舞女說話，被怪人的呼聲打斷)

怪人 (嘶啞地喊) 喔！水！水！(最後一字微弱下去，昏過去了。)

(舞女解下腰間的瓢，在獅子口邊盛了一瓢水，送上刑台。)

(副官望着軍官，軍官示意，便放她。)

舞女 (跪在怪人面前，將瓢送到他嘴邊) 可憐的 Quasimodo，喝水吧！

怪人 (睜開眼睛，看見水，便一飲而盡，望着舞女，十分感激的樣子，又抬頭向天空) 上——帝！

舞女 (見怪人醒過來，快慰地) 哦，上帝！他醒過來了！謝謝上帝！

怪人 (感激似地將頭去碰她的膝蓋)

舞女 (撫他的髮) Quasimodo，你受了苦了！不要難過，我想法子救你。(說完奔下刑台，到軍官身邊)

我求你釋放這可憐的人吧！

軍官 (微笑) 你作保嗎？

舞女 是的。我求你！

軍官 (含笑，稍低的聲音說) 那末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舞女 只要你肯放了 Quasimodo，我什麼都答應你。

軍官 那末你肯答應今天晚上來赴我的約嗎？

(副主教冷眼望着他們，這時故意到他邊去洗手，注意他們的談話。)

(衛兵又打怪人，怪人叫痛。)

舞女 (按住耳朵)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你快放了他吧!

軍官 當月亮上升的時候, 你到這大樹下來, 我叫衛兵來領你到我家裏去。你答應嗎?

舞女 我答應, 只要馬上放了他。

軍官 (一笑向衛兵) 放了他!

副官 (向衛兵) 二百下滿了嗎?

衛兵甲 還沒有滿。

副官 (向軍官) 二百下還沒有滿, 長官。

軍官 滿了!

副官 (問兵) 滿了嗎?

衛兵 沒有滿。

副官 沒有滿, 長官。

軍官 滿了! 誰說沒有滿? 我數的! 還有錯嗎?

副官 是是! (向衛兵) 放了他!

(衛兵們爲怪人解縛。)

小丑 (向舞女) Esmeralda, 過來! Quasimodo 是已經吃虧了, 你還不明白些嗎?

軍官 (怒視小丑) 你這東西要不要命?

老者 喔, 求長官…… (向軍官跪下)

小丑 (還想走過去, 被老者止住了, 他怒視軍官, 低聲沉痛地) 媽的! 總有一天要你死在我手裏!

舞女 (看見怪人已被解縛, 奔上刑台, 跪在他前面, 摸着他的頭髮, 望着天空快慰地) 他釋放了! 我作滿了一

百件好事了! 上帝! (她吻着項鍊上的十字架)

(第二羣人也一齊露出快慰的面色, 要奔向怪人。)

——幕——

# 第四幕



角色

舞女

軍官

副官

黑衣人

衛兵甲

衛兵乙

衛兵丙

衛兵丁

佈景

一間華貴的屋子，有一個門，有一個長窗，窗中透進微弱的月光，屋中懸下一燈，燃着很多隻燭，兩旁兩根大庭柱，直通屋頂。

開幕時

副官在銀杯裏斟酒，軍官在屋子中間踱着步。

副官（把杯子遞給軍官）喝一盃吧！

軍官 謝謝你（接過杯子）

副官（自己斟一杯，舉起）祝你——哈哈！

軍官（也笑）哈哈（舉杯一飲而盡）咳，怎麼還不來？

副官 幹嗎這樣性急呢？

軍官 我真喜歡她。

副官 你愛上了她嗎？

軍官 愛（向副官笑）

副官 愛可不能愛上的，讓你未婚妻知道了……

軍官（接說）那還了得！

副官 怪道你這一向常到那裏去看她跳舞。

軍官 她的跳舞真不壞呢！唱的也很好，我這一陣差不多上了癮了。最有趣的是她那孩子氣，她告訴我，她常夢見我的白馬。（得意地笑）

副官 同女人調情是你的拿手戲，你一定也跟她說，你常夢見她手裏的小鼓，是不是？

軍官 自然，這一套還用得着教嗎？不過我說的也是真話，我的確常常夢見她的，只不過我夢見的不是她的小鼓，是她的大腿哈哈！

副官 (也笑) 早知道你喜歡她，昨天晚上我就把她抱來，夠多麼好！今天你總還得費點功夫。

軍官 嚇，傻瓜，放馬後砲有什麼用！誰叫你不把她抱來？

副官 我怎麼知道你喜歡她？說起來，我還有點對不起……

軍官 這倒用不着道歉。

副官 不是這個，因為她昏倒以後，我親了她一個嘴。

軍官 什麼？(妒意地) 混蛋！你昨天晚上一定……

副官 (緊接) 沒有沒有！這是冤枉，沒有的事！老實說：我當時未嘗不想，可是忽然來了一個不知趣的要飯的，把她給送回去了。你要不相信，可以叫那個要飯的來對證一下。我真的沒有！

軍官 混蛋！

副官 (笑) 真發火了嗎？(涎着臉) 親一下有什麼關係呢？我又不知道是你喜歡的人。我不告訴你，你還不是不知道。其實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呢。

軍官 無論如何你總是不應該叫你出來巡夜的，不是叫你去親女人嘴的。

副官

(嬉皮笑臉地) 算了算了！這不是長官給下官訓令的時候，何必這樣認真呢？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也別忘了，我讓給你的時候也有過的。

軍官

(把半杯酒潑到副官臉上，忍不住笑了) 哈哈哈哈哈(越笑越厲害)

副官

(被潑了一臉酒，揚揚得意地) 對吧？那不講什麼長官和下官，那是講朋友。

軍官

(不住地笑，在副官背上很重地拍了兩下) 夠朋友！夠朋友！

副官

瞧你佔了別人的便宜就高興了。

軍官

(止笑) 好了，再來盃酒吧！

副官

(代他斟酒)

軍官

(飲了一口) 你也別忘了！我不是白佔你的便宜，不然你就升作副官啦？

副官

不要說了，這話不好聽！還是談談你那個小姑娘吧。

軍官

奇怪！為什麼還不來？

副官

不用急！包你沒錯！那幾個衛兵很能夠辦事，尤其是辦這一類的事。

軍官

這是副官訓練得好！

副官

哪裏！這是長官訓練得好！(兩人都笑) 她不會失約嗎？

軍官

傻瓜！她作夢都夢見我的白馬，怎麼會失約呢？

副官 那也許她是真歡喜你那匹白馬，不是喜歡你哪？

軍官 你真蠢！連這樣的女人還抓不住嗎？那也稱不起一個英雄了。

副官 你這話對！英雄本來不是在戰場上作的，英雄是要在女人面前作的。（笑）

軍官 你看見沒有她頸上的一根項鍊，那就是我送給他的。

副官 那你們的交情已經很不錯了？

軍官 這還用說，我還常對她說：我幾時帶她到皇宮裏去玩，我把皇宮說得比天宮還要好，她真有

點心動呢。你知道那孩子，窮雖窮，可是很想過些好日子，很羨慕着有錢人的生活呢。

副官 哦！這就難怪她上鉤了！

衛兵甲 （上行禮）長官，那個馬戲班的女孩子已經接來了。

軍官 帶她進來！

衛兵甲 是。（下）

副官 （笑，起身）釣竿拉起來吧，魚上鉤了！我也該走了！（走了兩步又回頭）長官，今夜還巡夜嗎？

軍官 （微笑）你高興巡夜嗎？巡夜也不會常有艷遇的。

副官 哎！這是規矩矩講公事。

軍官 好，你去巡夜去吧。不過別跑遠了，就在這所屋子周圍巡查就夠了。

副官 爲什麼？

軍官 當心我的未婚妻突然跑了來。

副官 (裝着恭恭敬敬地) 遵命！(笑着下)

(軍官放下杯子，故意躲到一邊去。)

(舞女進來。)

舞女 (見沒有人，便四處打量這屋子，看見這樣華美的佈置，不由驚嘆) 啊！多美的屋子呀！

軍官 (突然走出，向舞女很規矩的行禮，舞女謙卑地還禮) 只有你這樣美的人，才配站在這美的屋子裏。

舞女 爲什麼你要躲起來嚇了我一跳哪？

軍官 真的嗎？快別把我的小妖怪嚇壞了！

舞女 你爲什麼老叫我這樣難聽的名字？

軍官 因爲只有妖怪才能有你這樣美麗，你把我整個兒地迷住了。

舞女 (輕輕地) 上帝，我害怕！

軍官 害怕？哈哈！(無意地露出了他輕浮的笑，舞女回頭向他望，他便立刻止住笑，裝成規規矩矩地) 可愛的小姑娘，你怕什麼？

舞女 我不知道，今天當太陽一點點地下去，我的心就跟著一點點地跳，等月亮一點點地上來，我

的心也一點點地害怕起來。我也不知道我怕什麼。

軍官 我的小姑娘，這是上帝在轉換你的命運呢，你怕什麼？

舞女 (輕輕地) 上帝愛我的，我相信！

軍官 無論誰都愛你，你是被一切人所羨慕的。

舞女 有許多人我都討厭的。

軍官 是那些來看你跳舞的人？

舞女 是的，我討厭他們，我不愛這些人。

軍官 那麼除了上帝之外，你就不愛任何人了嗎？小姑娘？

舞女 (搖頭) 不！

軍官 真的？

舞女 (用深情的目光射到軍官的臉上，微笑)

軍官 (輕輕地) 白馬呢？

舞女 (含羞低下頭)

軍官 多謝，Esmeralda！白馬會感激你的。我也要你相信，只有馬是最忠心的。

舞女 (玩着頸上的項練) 真嗎?

軍官 上帝知道!

舞女 (還是玩着項練) 白馬忠心哪一個呢?

軍官 白馬忠心他的主人, 他美麗的主人, 愛他的主人。

舞女 (微笑抬頭, 又馬上低下去) 真嗎?

軍官 你去問上帝。

舞女 白馬的性情是不是溫柔的?

軍官 只要主人拉住他頭上的韁繩, 白馬就會聽他主人的驅使。

舞女 他憑什麼肯讓他主人拉住他頭上的韁繩?

軍官 憑他主人的心, 憑他主人的愛。只要他主人肯拿真心來愛他, 作什麼他都願意, 甚至於戰死

在沙場。

舞女 喔, 上帝! (閉上了她的眼)

軍官 可憐的 Esmeralda, 爲什麼你流淚了?

舞女 (把頭轉了過去) 沒——有 (輕聲地說了兩個字)

軍官 是不是想起你的生活了?

舞女 (含淚點頭)

軍官 你的生活太苦了，是不是？

舞女 我白天忍住的眼淚望着月亮流，我夜裏流的眼淚，一天的太陽也曬不乾。(流淚)

軍官 不要傷心吧！(爲她拭去淚)可憐的 Esmeralda，不用再過那種生活了，坐上你的白馬，到你夢想的世界裏去吧！

舞女 (凝視着他，輕輕地叫出他的名字) Phoebus

軍官 怪！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舞女 我怎麼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不過，你會見怪嗎？一個窮孩子當着長官叫他的名字？

軍官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Esmeralda？我真高興你會知道我的名字。

舞女 真的？

軍官 真的。

舞女 那末，你肯不肯讓我再叫一聲？

軍官 爲什麼呢？

舞女 你的名字好聽！

軍官 (笑) 那我真高興。

舞女 (凝視着他，一會兒輕聲) Phoebe<sup>1</sup>

軍官 (望着她的嘴唇) 你真是個可愛的小姑娘！我的名字從來沒有在你這樣小巧的嘴唇喊出過，瞧你的嘴唇像櫻桃一樣地紅艷，像葡萄一樣的小巧，可愛的 Esmeralda，讓我吃了這個葡萄吧！

舞女 (天真地不解) 什麼？

軍官 (爲難) 我說……讓我喝一盃葡萄做成的酒吧，葡萄作的酒是同你嘴唇一樣鮮艷的，(倒了兩杯酒，送一杯給舞女) Esmeralda，你也喝一盃！

舞女 謝謝你！我從來不喝酒的。

軍官 你不是說我的名字好聽嗎？爲我的名字你應當喝一盃，是不是？

舞女 那末，我喝一口，爲你的名字！爲 Phoebe，我喝一口。(飲)

軍官 多謝你！(二飲而盡)

舞女 (好奇地聞着杯子) 這酒怎麼同玫瑰一樣地香？

軍官 也同玫瑰心裏的蜜一樣地甜。

舞女 是的，我從來沒有喝過酒，從來不知道酒是甜的。

軍官 那麼喝完了它吧，Esmeralda。

舞女 不，我不能再喝了，你瞧，我臉已紅了，心已經跳了。

軍官 你不是爲祝福 Phoebus 喝的嗎？這樣你只祝福了我一半。

舞女 是嗎？喔，上帝！（熱情地舉起杯子）爲 Phoebus 祝福，我喝完這一盃！（勉強地喝完了）

軍官 （向她深深行禮）謝謝你！我也再陪你一盃。

舞女 （過去握住他臂）不要再喝了，Phoebus，多喝酒是不好的。

軍官 不要緊，Esmeralda，軍人對於酒就同好朋友一樣。

舞女 你要喝？

軍官 我看見酒就忍不住。

舞女 你不能不喝嗎？

軍官 Esmeralda，我愛酒比愛什麼都利害。

舞女 （不高興地走開了）我知道白馬是不溫柔地，不肯聽話的。

軍官 啊，不！把酒杯丟在地上！這樣好了吧？

舞女 （微笑點頭）

軍官 （笑）哈哈，來，Esmeralda！我預備了很多東西送給你，你檢你喜歡的拿吧。（打開櫃子，拿出

漂亮的衣服同首飾來。）

舞女 (看着, 呆呆地) 啊! 這樣美的衣服! 這樣美的珠練! (她把衣服拿起來在自己身上比着, 把珠練在頸

上比着) 多美的東西!

軍官 換上吧, Esmeralda!

舞女 (忽然, 把東西放回櫃中, 走開了) 我不要!

軍官 爲什麼, Esmeralda? 是不是不夠好?

舞女 (搖頭) 不, 我不配!

軍官 你不配, 還有誰配呢?

舞女 (不答, 坐下, 雙手抱着頭, 肘支在膝上)

軍官 (走近她身後) Esmeralda! Esmeralda! (她不理, 於是軍官又去喝了一杯酒)

舞女 爲什麼你又喝酒了?

軍官 因爲 Esmeralda 不愛她的白馬了。

舞女 白馬不高興了嗎?

軍官 是的。

舞女 白馬的主人不喜歡看見白馬不高興。

軍官 那麼, 白馬的主人喝一盃酒吧, 白馬就高興了。

舞女 多喝了會醉的。

軍官 不要緊，這酒很淡，喝了它會使你興奮的，真的，Esmeralda，我不願意看你這樣憂鬱呢。（送一杯給她，自己倒一杯）我們應當彼此祝福，並且是我們第一次的約會。

舞女 （不得已喝了一口）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屋外有馬嘶聲。）

軍官 聽，白馬在叫了，白馬要你喝一盃。

舞女 （笑了）好，我再喝一口。（又喝一口）

軍官 你得喝完它，Esmeralda，祝福的酒要是不喝完，我們沒有好結果的，喝完它，Esmeralda，（爲難）喔，上帝！我喝完它，不要再加不幸在我身上，也不要使我的 Phoebus 不幸！（勉強喝下去，喝到最後一口）啊，多麼苦！

軍官 謝謝你（自己飲完）

舞女 喔，難受？

軍官 怎麼樣？

舞女 （摸着胸）這兒同火燒一樣。

軍官 （坐到她身旁）熱嗎？（她點頭）把胸前解開了，好不好？

舞女 不！(更難過的樣子)我要吐。

軍官 吐吧，Esmeralda。

舞女 (想吐又吐不出來)我難受死了，Phoebus。

軍官 讓我抱你上那邊榻上去靠一會兒。(伸手要抱她)

舞女 不！(勉強站了起來)我要回去了，Phoebus，我不能待得太晚。

軍官 不要回去，就歇在這兒不好嗎？

舞女 什麼？

軍官 我，我說，叫你多歇一會兒。

舞女 不，我難過死了，我要回去了。Phoebus，我以後還能來看你嗎？

軍官 爲什麼不能？

舞女 那末現在讓我們再見吧，晚安，上帝祝福你，Phoebus！(想去)

軍官 (扶住她)不要去，Esmeralda！

舞女 不能再待了，Phoebus，太晚了，讓我回去吧，原諒我！(走到門邊)

軍官 (搖住門)不要去，Esmeralda，你聽我講，你願意丟我一個人，在這樣空洞的屋子裏嗎？

舞女 Phoebus，我是不能晚回去的，我下次早些來，好不好？

軍官 你一定要去？

舞女 是的，Phoebus，原諒我！

軍官 (不高興，走開)

舞女 (趨近他) 你又生氣了，Phoebus？你要明白，我不是願意離開你，我回去晚了，會被他們罵的。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來看你，不然以後我們就不容易在一起了。Phoebus，你不要怪我，我很可憐！(跪下去吻他的手) 晚安，親愛的 Phoebus！(走，走到門邊又回頭) Phoebus，當太陽下山以前，你要來看我的跳舞，別忘了！(下)

軍官 (走到窗前，向外吹一聲口哨)

(兩個衛兵抓舞女上。)

衛兵甲 長官，這女的沒有得到您的允許逃了。

軍官 混蛋！不准對這位姑娘這樣粗魯，放下手滾下去！

(兩衛兵下)

舞女 Phoebus，你能不能送我出去！我看看他們害怕。

軍官 不要緊，Esmeralda！他們會放你走的，現在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對不起得很！不能送你，因為我也喝醉了。

舞女 真的嗎？你躺一會兒吧。你喝得太多了，瞧，你臉都變了色了。（扶他到榻上）上帝賜你安睡！相信我，我生平沒有像今晚這樣快活過，我要為你作一個歌，你明天來看我跳舞，我唱給你聽。現在你好好地睡吧，親愛的 Phœbus！（吻着他的額，下）

（換了兩個衛兵又把她抓上來。）

衛兵丙 這個女的又逃了。

軍官 滾下去！（跳起來，衛兵下，軍官趁勢裝醉）對不起，Esmeralda，他們太無禮了！

舞女（懇求地）我求你，送一送我出去吧！

軍官 不行，我醉了，Esmeralda（走向舞女，舞女害怕地避開他）為什麼避開我，Esmeralda（又衝過去，舞女又避，他們在兩根庭柱邊盤旋）為什麼見着我逃，Esmeralda？

舞女（驚疑）你怎麼會醉成這樣？

軍官 因為這酒的性子很強。（又衝過去）

舞女（驚恐地避開）不，你騙我，Phœbus！不要在我們第一次的約會你就欺騙我！我看得出，你的醉是假的。

軍官 假的？（完全露出了本來面目）哈——哈！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你既然到了我這屋子，就別想再出去吧！（過去把舞女抱住了）

舞女

啊！(驚怕地叫)

(突然，在一根庭柱上很快地爬下一個人，全身穿黑，臉也用黑布蒙着，他拿着一把刀，向軍官刺去。軍官馬上拔出腰間的刀來抵抗，兩人對持一下分開，黑人又用刀向軍官盡力刺去，軍官避開，刀頭刺進庭柱，拔不出，軍官便順手一刀刺進黑人的胸。)

舞女

啊！(大叫一聲，昏倒)

(副官衛兵等聞聲衝進。)

軍官

(揭去黑人蒙面布，一看，大驚)啊！副——主——教？

副官

(見狀，吩咐衛兵)把這個女的看起來！

——幕——



# 第五幕



(88)

角色

怪人

舞女

小丑

婦人

樂師甲

樂師乙

樂師丙

乞丐

老者

窮漢若干人

軍官

副官

衛兵甲

衛兵乙

衛兵丙

衛兵丁

醉鬼

胖夫

瘦妻

胖妻

瘦夫

游民若干人

主教

### 佈景

同第二幕。

### 開幕時

鐘聲淒沉地敲着，比第一幕要響些，比第二幕低些，因為遠近不同的關係。

起初台上沒有人，是鐘聲把人引來了，最先上的是幾個窮漢。

窮漢甲 天哪！那死人的鐘聲又響了！

窮漢乙 那鐘聲直刺進人的心！

窮漢丙 又是哪一個可憐的要死了？

樂師丙（上）這是什麼世界啊！他媽的！

婦人（上）喔，三叔，見了她沒有？

樂師丙 沒有，你也沒有看見她嗎？

婦人 沒有。

樂師甲（上）啊！我不要聽這聲音！（捧着葫蘆喝酒）

婦人 大叔，你見了……

樂師丙 不用去問他，他是連自己的靈魂都找不到的。

乞丐（上）找到了沒有？（問婦人）

婦人 什麼地方都沒有。

乞丐 真奇怪！

樂師乙 (上) 多陰慘的鐘聲啊！多可怕的鐘聲啊！

婦人 二叔，見了她沒有？

樂師乙 (搖頭)

老者 (垂頭，喘着氣上) 我腿都跑酸了！

婦人 還是沒有嗎？

老者 (搖頭嘆氣)

窮漢甲 你們在找誰？

老者 Esmeralda 那孩子昨晚一夜沒回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窮漢乙 那小姑娘不見了？

婦人 是的，那可憐的孩子不知上哪兒去了？你們也沒有見她嗎？

窮漢丙 沒有，問問 Quasimodo 看，也許他知道。

老者 他是不會知道的。

婦人 (望着鐘樓) Quasimodo 也不下來，他也許會知道。

乞丐 他打鐘打得這麼起勁，幹什麼那傻瓜！

樂師乙 不知道誰又遭劫了！

窮漢甲 也不見告示。

樂師丙 總是和我們一樣的可憐蟲。他媽的！這是什麼世界！

樂師甲 啊，我不要聽這聲音！

小丑 (奔上，衝破了整個空氣) 朋友們！(惶急地喘着氣，臉色很難看，顯然是受了一個很大的刺激，急促地說) 聽見那鐘聲沒有？聽見那死人的鐘聲沒有？(抬頭向聖母院的頂端) 這傻瓜 Quasimodo！你敲得那麼起勁幹什麼？你知道要死的是誰嗎？

婦人 (同情地) 唉，真慘！要死的又是那一個可憐的？

小丑 你們都吃飽了！要死的是 Esmeralda！是 Esmeralda 那孩子！他們要把她絞死了！

衆 Esmeralda (都驚得呆住了)

小丑 他們說她殺了那混帳的副主教，你們還糊塗着！要死的是我們的朋友，那女孩子！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一個天真地，什麼都不懂的女孩子！

老者 (走近小丑，焦急地) Esmeralda

小丑 就是她！你這糊塗的老頭子！你等着吧！等我們一個個死光了，你也逃不了！

婦人 (顫抖着) 啊！Esmeralda

小丑 這不是叫苦的時候了！

乞丐 Esmeralda 那樣和善的女孩子會殺人嗎？

小丑 誰說她會殺人是那狗軍官咬定她的！

窮漢甲 那狗軍官？

樂師丙 這是個什麼世界啊！他媽的！

小丑 空罵有什麼用！朋友們！我們該舉起我們的膀子了！

老者 （害怕地） 喔！傻子！

小丑 閉住你的嘴！你又要叫人忍耐了？是不是？你是到了你自己頭上掛了這繩子（指木架上的繩子）的時候也會忍耐的！你這老東西！難道我們忍耐得還不夠嗎？（咬牙）他們打我們的耳括子，我們忍耐！他們用腳踢我們腦袋，我們忍耐！他們侮辱我們的老婆姊妹，甚至於母親，我們也忍耐！他們無辜地殺害我們的骨肉朋友，我們也忍耐！等到他們殺害到我們每人自己，還是忍耐！忍耐！忍耐！我們從生下來一直到死都是忍耐！忍耐！到我們這些人統統死光了，我們的兒女再繼續着忍耐！我們這些窮人是不是應當這樣一輩子，一輩子，永遠這樣忍耐下去？（氣激，頓住，衆感情激動地望着他，暫時沉默）

（鐘聲停止了。）

小丑 （抬頭向聖母院的頂上） Quasimodo！下來！聽見嗎？快些下來！

老者 (望左面) 啊呀！那一隊的兵來了！傻子，留神！快別站在那上頭！

小丑 (引領向左望) 朋友們來了！他們來了！我們就眼看着那無辜的孩子被他們害死嗎？

婦人 (幾乎昏過去) 喔天！

小丑 賊什麼天？你想想你丈夫是怎麼死的？(向窮漢乙) 你記不記得你爸爸是怎麼死的？(向衆) 你們大家都想一想你們這一輩子所受的痛苦，侮辱！你們想一想你們那些被殺害的骨肉，親戚，朋友！一個個都是怎樣活着的？一個個都是怎樣死的？

窮漢乙 快想法子救她吧！那可愛的孩子多冤枉啊！

小丑 冤枉的不止她一個！

乞丐 救她吧！快點兒！傻子，快想辦法呀！

小丑 救她！

衆人 (除老者低頭不語外) 救她！

小丑 救她！用我們自己的膀子來救她！拚一下我們的性命來救她！我們不必顧慮我們的力量，我們把所有的朋友都找來，多一個朋友就多兩個膀子！我們先救下了她來再說！我們把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找來，集合我們所有的力量！哪怕我們把所有的命都拚了，也比活着受他們折磨，像畜生一樣地被他們殺死，強得多！快快去去去！把我們的朋友都找來！

衆 去！

老者 啊！兵來了！這要鬧出什麼大禍來啊！

衆 去！

（除老者婦人小丑外，都奔下。）

（軍官騎着白馬上，依舊停在大樹下。副官耀武揚威地，帶了兩個衛兵走上刑台。另兩個衛兵押着舞女上

刑台，把她縛在木架上。舞女已昏沉失去知覺。）

（醉鬼，胖夫，瘦妻，胖妻，瘦夫，游民等跟着看熱鬧）

婦人 （哭着，輕聲）可憐的 Esmeralda！

（老者垂頭，小丑瞪着眼。）

醉鬼 把這樣美麗的東西去用繩子絞，太可惜了！

游民一 美麗的東西都是有毒的，除了死也好。

胖夫 爲什麼要把這樣美的東西絞死呢？

胖妻 她刺死了副主教，還不要絞死她嗎？

游民二 副主教？她刺死了副主教？刺死了上帝的使者？

瘦妻 不怕天日的東西，看上帝來收拾她吧！

胖夫 瞧，她好像喝醉了似的？

醉鬼 不知道她死起來是怎麼個樣子？幹嗎用這樣粗的繩子？一根絲綫就可以把她絞死了。

瘦夫 這樣一個小女孩子也會刺死人嗎？看她的臉也不像一個殺人犯。

胖妻 放你的屁！你以為她的臉好看是不是？好看的臉才會殺人哪！這就是一個生成殺人兇犯的臉子！

（聖母院頂上懸下一根繩，怪人自縊爬下。）

醉鬼 快看看那猴子爬繩子！

（第一羣人看，看着笑。）

小丑 （怪人走近小丑身邊，小丑指刑台）你瞧瞧！

怪人 （看見舞女）Esmeralda！

婦人 （低聲對怪人）她要死了！Quasimodo！

怪人 （大驚）什——麼？

老者 （低聲）她要被處死刑了！

怪人 （兇猛地衝上刑台，被副官踢了一腳，自階梯滾下，怪聲地叫着）

（第一羣人看着笑。）

(怪人又衝到軍官面前，跪下，抱緊了他的小腿推搖着，軍官厭惡地把他踢開，用鞭抽他，第一羣人又笑。)

(聖母院前走下另一個主教。)

胖夫 主教來了！

胖妻 還要替這個東西祈禱嗎？她刺死了副主教，她還知道什麼上帝！

游民一 這個邪教徒，快除了她！用不着爲這樣的東西祈禱！

(主教上刑台，一個衛兵取水潑了幾點在舞女面上。)

舞女 (昏沉地叫) 上——帝！

主教 (舉起一隻手) 願上帝寬恕你！

游民一 (低聲) 上帝不會寬恕這樣邪教徒的。

主教 (祈禱) 上帝饒恕這可憐的孩子吧！她是懺悔了！

怪人 (呼救地) 上——帝！

主教 (向舞女) 可憐的孩子，懺悔吧！定着你的心！願上帝搭救你的靈魂！

舞女 (輕聲) 上——帝！

胖妻 這東西還配叫上帝？不准她叫！

瘦夫 怪可憐的，不要這樣罵她！

胖妻 你喜歡她，就把她絞死的頭帶回去！

主教 願你的靈魂進上帝的天國！

(主教下刑台。軍官向副官作個手勢。)

副官 (向衛兵) 是時候了！

(衛兵們預備繩子。)

(怪人瘋狂地亂衝，每衝到石階便被副官踢下來，衝到馬邊便被軍官用鞭子抽開。)

(第一羣人看着笑。)

(小丑焦急地張望，不見人來。)

婦人 (瘋狂地奔到石階邊，伸直兩手，慘叫) Esmeralda Esmeralda (昏過去。老者忙來扶她)

舞女 (聽見婦人喊她，又稍醒，輕聲地) 白——馬！

(衛兵們將舞女拖到木架下。)

老者 (急) 傻子！

小丑 (更焦急地望) 怎麼？怎麼還不來！

怪人 (焦急欲狂) Esmeralda Esmeralda (屢次想衝上刑台，四面地轉，終上不去。)

(衛兵們把繩子套上舞女的頸子。)

(老者悲痛地低下頭，小丑更焦急。)

游民一 快看，就要上刑了！

醉鬼 不要擋着我，我要看看她上刑的臉子。

胖妻 你們看，她像喝醉了似的，一點沒有痛苦的樣子。

(衛兵們準備開始絞她。)

(怪人猛然看見自己剛才爬下來的繩子，便拖着一頭奔上聖母院的石階，將繩子綁在自己腰上。)

(小丑看見明白了怪人的用意，也奔上石階，將怪人身子一推，怪人便蕩到刑台上，踢下兩個衛兵，另兩個衛兵衝上，被他搶了一把刀，將一個衛兵推到副官身上，兩人都被推倒下，其餘一個衛兵被踢下刑台。)

(怪人急速用刀割斷舞女頸上的繩子。)

(等衛兵們再衝上去，怪人已抱着舞女，蕩回聖母院的石階上。)

(衛兵們再奔下刑台，趕到聖母院前，怪人已割斷腰間的繩索。)

(很多窮漢自左右奔上。)

(衛兵等要衝上聖母院。)

怪人 (右肩肩着舞女，舉起左手阻止他們，大喝) 聖——殿！

小丑 (也大喝) 避難所！

主教

(衛兵還想抓他，他抱了舞女進去了。)

(大聲 ) 不要忘了法律！法律不許帶着武器進聖殿！

(衛兵等退)

(第一羣人騷擾着，第二羣人吐出一口氣。)

——幕——



# 第六幕



(105)

角色

怪人

舞女

小丑

乞丐

樂師甲

樂師乙

樂師丙

婦人

老者

窮漢一羣

佈景

聖母院內部的一角：右面一個門，後壁中間一張很大的聖母像，像前有一個 Platform，上面安着一張神桌，

那 Platform 通到右邊，右角上是一只 Organ，近像的左面是一個高大的窗，窗外可以望見大樹的頂端，遠方的屋尖。

### 開幕時

台上沒有人，稍俟，即聽見聲音。

怪人（自右門進，回頭等後面的人）

舞女（先伸頭進來探了一探，胆小地走進）不要緊嗎？Quasimodo？我可以進來嗎？

怪人（搖頭又搖手）不——要——緊。

舞女 主教會來嗎？

怪人（搖頭，指指外面）不。

舞女 他出去了？不在這兒嗎？（怪人點頭）我真害怕他會把我趕出去呢？Quasimodo，要是他把

我們趕出去，我們不是又被他們抓去了？那我們就死定了！（突然像聽見什麼聲音，睜大着眼，輕聲）是不是有人來了？

怪人（到門邊去張了一張，向她搖頭）沒——有。

舞女（透了一口氣）喔，我真害怕，Quasimodo！還是讓我們到那地窖裏去躲着吧！我在這兒太害

怕。

怪人 (搖着手) 不——要——緊! (指聖母像, 兩手捧在胸前, 抬頭) 上帝——保——佑——你!

舞女 (望像) 聖母! (跪在像前) 求聖母保護我! 別再使我受驚怕了! 我的心都嚇碎了! 聖母, 我求你!

(起來)

怪人 (也過來跪下, 低頭默禱)

舞女 (輕輕摸他的髮) 聖母, 你也保佑我這親愛的朋友吧! 他是一個最好的好人, 他有一個比什麼

人都好的心, 但是, 他是太可憐了, 他是最可憐的人, 上帝, 求你降福給這可憐的人吧! (怪人立起, 舞女打量屋子) 啊! 這聖殿多高大呀! 充滿了陽光! Quasimodo, 我們躲在那地窖裏連陽

光也看不見, 那真比地獄還可怕! Quasimodo, 我們就一輩子躲在那地獄裏嗎?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自由呢? 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呢?

怪人 (很難過地低下頭)

舞女 Quasimodo, 是不是我們要一輩子躲在那地獄裏?

怪人 (可憐地望着她, 以手按自己的心, 又以雙手指她) 我——陪——你!

舞女 你說, 你陪我不是?

怪人 (點頭) 是!

舞女 好朋友，你真好！有你陪着我，我就不會寂寞了。但是我們不能像從前那樣快活了，從前那樣自由自在了，是不是？

怪人 (感傷地點頭)

舞女 從前不是你背着我什麼地方都去嗎？(怪人點頭) 但是現在這樣躲着，還要無時無刻不擔心受怕！

怪人 (思忖着走到窗前)

舞女 讓我也來對着陽光透透氣吧。(走到窗前，對着太陽深呼吸) 啊，多好的太陽！看着太陽會叫人覺着愉快的，嫂子也這樣說過。太陽(迴憶着) 我老是在太陽底下跳舞，當太陽西斜的時候，我眼前的太陽下，會有一個很長的，四個腳的影子，(切齒地忿恨，看到頸間的項鍊，很重地拉下，丟在地) 傻瓜！還帶這東西幹什麼？(痛苦)

怪人 (同情地看着她，微微搖頭) Esmeralda

舞女 (轉身向窗外拭淚)

怪人 Esmeralda (跪着她身後，吻着她的裙邊)

舞女 (突然看見了窗外的什麼) Quasimodo 看！那邊不是那個刑台嗎？一個天真的，快活的，自由的女孩子是在那兒死了！從前的我是在那兒死掉了！

怪人 (站起也向窗外看,看了無限的恨,揉着心,將肩頭拉開給舞女看)看!

舞女 喔,可憐的 Quasimodo,你的傷還沒有收口嗎?來,好 Quasimodo,坐下,我替你包起來吧。

(怪人坐到 Platform 上,她一腿曲着,一腿跪在 Platform 上,撕下裙邊爲他包裹) Quasimodo,我們現在應當相信傻子的話了,他們都是作弄我們的!在那刑台上有過我們多少朋友受了傷?有過多少我們朋友的血是染在那刑台的石頭上?(怪人點頭)

怪人 (等舞女代他包好,他握住舞女的手貼在自己面頰上) Esmeralda!

舞女 可憐的 Quasimodo,你又流淚了!快別這樣,我不是答應過你,要盡我的力量來安慰你嗎?

怪人 (點頭,自身邊取出那塊裙邊來拭淚)

舞女 啊,這不是你離開我們那天拿去的嗎?(怪人點頭) Quasimodo,你知道,那晚你走了,我們是多寂寞!我們每個人都到半夜以後才睡的,我們談着你,沒有一個人不同情你,可憐你的。Quasimodo,只有這班朋友是可親的,是肯大家幫助大家的。我真希望回去再同他們在一起。

怪人 (點頭)是他——們——好!

舞女 (脚下踏着東西)我怎麼把十字架也丟了?(向畫像)聖母,原諒我!我不是故意的。(親着十字架)上帝,你是好的!我感謝你! Quasimodo,上帝是好的,他救了我,他叫你救了我,而且讓我躲

在他的聖殿裏，他把他的聖殿給我作避難所。上帝是好的啊！聽（聽聲）有人來了，Quasimodo，怎麼辦？（慌忙地躲起）

（一個穿黑衣，打扮得像主教樣子的人進來，用黑布遮臉，見舞女一把拉住，舞女嚇得要叫出來，那人搖手阻止了她，揭開臉上的布。）

舞女  
啊！嫂子！

婦人 Esmeralda，不好了！可憐的 Esmeralda，不好了！皇帝已經下了詔示，派軍隊來抓你們兩個人了！（舞女和怪人都呆住了）現在傻子已經找了我們所有的朋友來救你們，但是這也是沒有用，他們軍隊是有刀鎗的，我們怎能敵得過他們？我看你們還是逃走吧！

舞女  
但是……

婦人 是的，逃也沒有地方可逃，怎麼好？哎！我真急死了！（後面有喧擾聲）聽！快想法子呀！Quasimodo，有什麼地方好躲嗎？（他們亂着，外面喧擾聲更大）喔！這怎麼得了！（趕到窗前望）喔！是傻子帶了我們很多朋友來了！呀！有好幾百個人！

（舞女怪人也奔到窗前望。）

舞女（又驚又喜）啊！傻子來救我們了！這麼多朋友來救我們了！

（小丑和一羣人奔進來。）

小丑 很好，他們在這兒了！別怕，Esmeralda！我們來救你了！（回頭向一羣人）快！軍隊已經追來了！我們得想法子！（向老者）你快去叫朋友們都進教堂來，把所有的門都堵住。（老者要走）慢！再派人把教堂上下搜一搜，有人就綁起來，別讓他作內綫。（老者將走，又被小丑一把抓住前胸）這一次可不是玩的，你別再糊塗！

老者 （很有血性地）我知道（下）

小丑 （到窗邊望）聽！他們已經趕來了！

（許多馬蹄聲。）

舞女 （急得沒有辦法）啊！上帝！

小丑 （回頭瞪她）你還要上帝不上帝！你相信上帝會救你？你來看，你的避難所已經不靈了，還空叫什麼上帝？上帝現在是沒用了，軍隊就要衝進這裏面來了！

舞女 （望窗外）啊！軍隊！

小丑 是的，他們拿着特別文書來抓你了！這一下你就不能再拿你上帝的聖殿作避難所了！這一下你該明白上帝是在他們的手中，上帝這名字不過是他們借來欺騙我們，讓我們永遠像羊一樣由着他們作弄。你要是相信上帝，你叫你的上帝救你吧，我們都回去！

舞女 （急）喔！不！我只相信我朋友們的力量！

衆 對憑你朋友們的膀子可以救你的！

小丑 也不是我們救她，我們是救我們自己！

乞丐 對！我們是救我們自己！我們都是受過鞭子的！

樂師甲 （將葫蘆丟在地下）我要報我吃耳括子的仇！

小丑 （望窗外）瞧！第一匹就是那白馬，那狗軍官！

舞女 （望窗外）白馬（怪人也趨前望）

小丑 白馬來要你死了！

舞女 （切齒）沒有眼睛的上帝！（將手中十字架很重丟在地上）

怪人 （跳上神桌，將聖母眼睛挖去）

舞女 對！*Quisimodo*，挖了它這騙人的東西！

婦人 （望窗外）近了！他們近了！

舞女 別怕，嫂子！我現在相信什麼空的安慰都是騙人的！只有朋友們膀子的力是實在的！

小丑 對！

（馬蹄聲已臨窗下，刀槍同人聲緊張地沸騰着，小丑跳上神桌。）

小丑 （向大家）快！朋友們！我們沒有武器可以抵抗，但是不要緊！我們別害怕，因為我們的人比他

們要多三倍，況且我們已有更多的朋友快要來了！我們要相信，世界上多的是同我們一樣想救自己的朋友，都是我們的後備軍！我們所以用不着害怕（向婦人）你快下去同他們說，叫他們把所有的石頭都掘起來，叫朋友兩個一對，兩個一對，把石頭傳上來（婦人奔下）  
Quasimodo，你的力氣最大，你跳上窗口去（怪人跳上窗口）你們大家快預備傳石頭（所有的人分一對對地排到窗口）

（石頭已從門邊傳來，傳到窗邊，怪人便拿了向下丟，聽到石頭落地的聲音，接着外面是呼喊叫痛。）

怪人 哈——哈——哈（他大聲地笑，在窗上跳着）

舞女（也笑）看看 Quasimodo 多高興！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笑過。

小丑 他快活他已經報了拿錢丟他的仇，拿鞭子抽他的仇。

舞女 他快活又回到我們中間來了，而且我們的朋友比以前更多了。

怪人（又丟一塊石頭，又是一聲大響，又是呼喊和叫痛）哈——哈——哈（他笑着在窗上跳）

（大家都被他逗笑了。）

小丑（高興地舉起臂）朋友們！唱起我們的歌！我們要把我們的快活傳下去，傳給那些掘石頭的朋友們，讓他們也快活。石頭是從他們那兒傳來的，快活不應該只有我們享受，在底下的工作人也應該享受的！

樂師乙 對啊！(跳上 Platform, 坐在 Organ 前) 讓我來彈琴！

(樂師乙離開後，乞丐便少了一個對手，石頭到此便停住了。)

小丑 (看見自神桌跳下) 讓我來補這個缺！(石頭又繼續前進) 我也應該盡我這份力了！

(Organ 響了。)

舞女 (跳上神桌) 我來補這一份缺！我來代替傻子鼓勵朋友們！(她跟着音樂跳舞，她已不再是以前的姿態，每一個動作顯示了力的舞着。)

(怪人更高興，笑得更利害，跳得更利害。)

衆人 (都含着笑，在窗口的樂師丙第一個唱起歌來，從窗門到門邊像報數似地一個個跟着和唱，一下子門外

自石頭傳來處有無數的人應聲唱了。)

我們有火一般熱的血——

不像你們那樣冰一般地凍！

我們有鐵一般堅的力——

不像你們那麼不中用！

今天——

要讓我們來比一比：

看誰的拳頭兇？

（Organ 彈着，歌唱着，舞跳着，石頭傳着，外面喊叫着，怪人笑着，跳着。）

——幕——  
（全劇完）



## 跋

記得是馬彥祥君吧，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牧之在寫劇上，自然不如他在演劇上成就得多。』可是，話得說回來：『他確是可以寫劇的，而且是可以寫得好的：第一，因為他是舞台的演員出身，對於劇本在舞台上所應該有的技術，都可以從他的經驗上獲得；第二，他雖不是一個天才，但他頗有聰明的地方。……』可不？他過去的「玲玲」、「叛徒」、「一個女人和一條狗」與「東北女生宿舍的一夜」等劇就是個很好的鐵證。

「鐘樓怪人」是牧之兄於戰前根據了法國雨果的小說，而以新的觀點來改編成話劇形式的。當時，他還希望『借了音樂的力量，能使本劇的首末歌劇化起來』；這點，他是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爲了避免替自己朋友捧場之嫌起見，這兒不想多說半句兒本劇的優點了。

過去，牧之兄是個藝術至上主義者。現在，他可進步，並對藝術也更理解了，我深信他將來必會

產生較「鐘樓怪人」更現實的偉大作品來的。

臨末，讓我附帶地在這兒，遙祝着遠在異國的蘇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他：健康！

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魯思謹跋

劇本總匯 | 藝壇盛事  
名作如林 | 美不勝收

# 劇本叢刊

孔另境  
主編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克  | 姚克  | 李健吾 | 李健吾  | 李健吾  | 吳仞之  | 佐臨  | 朱端鈞  | 石華父  | 石華父 | 石華父  | 孔另境 | 孔另境 | 孔另境 | 孔另境 | 方君逸 | 方君逸 | 方君逸 | 王文顯  |
| 楚霸王 | 楚霸王 | 風流債 | 喜相逢  | 花信風  | 賺上君子 | 圓謀  | 雁來紅  | 孔雀屏  | 孔雀屏 | 孔雀屏  | 鳳凰  | 春怨  | 沉箱記 | 李太白 | 花弄影 | 離恨天 | 滿庭芳 | 夢裏京華 |
| 顧仲彝 | 顧仲彝 | 顧仲彝 | 顧仲彝  | 魏子潛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魯思   | 鄧昭暉 | 楊絳   | 楊絳  | 袁牧之 | 袁牧之 | 洪深  | 周贻白 | 周贻白 | 周贻白 | 姚克   |
| 野火  | 野火  | 新婦  | 重見光明 | 三頭金鳳 | 愛天戀  | 藍天戀 | 狂歡之夜 | 十字街頭 | 妻妾  | 弄真成假 | 稱心如 | 鐘樓怪 | 鐘樓怪 | 富貴浮 | 閨怨  | 陽關三 | 金絲雀 | 銀海滄桑 |

## 羅曼蘭戲叢刊

賀之才譯

|      |        |      |      |        |     |     |
|------|--------|------|------|--------|-----|-----|
| ▲李柳麗 | ▲理智之勝利 | ▲哀爾帝 | ▲聖路易 | ▲愛與死之賭 | ▲羣狼 | ▲丹東 |
|------|--------|------|------|--------|-----|-----|

俄國名劇叢刊 譯信芳

|     |      |       |      |      |      |       |      |      |
|-----|------|-------|------|------|------|-------|------|------|
| 柴霍夫 | 斯基   | 斯基    | 托爾斯泰 | 安德烈夫 | 奧斯託洛 | 高爾基   | 卡泰耶夫 | 果戈里  |
| 櫻桃園 | 少校夫人 | 黑暗之勢力 | 大學教授 | 大雷雨  | 下層   | 新婦交響曲 | 欽差大臣 | 欽差大臣 |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鐘樓怪人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隨費

著 者 袁 牧 之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不 得 翻 印

